

重 河

介之龍川芥

海上哀音（代序）

——聞芥川龍之介之死——

屈指今天已是來到伊東避暑的第十天了。早起天氣還是同昨天一樣壞，下着絲絲的細雨，涼氣襲人如深秋，三面高山被黑雲籠罩着，滿呈憂鬱的模樣。對面深碧的海面，銀浪翻騰，想到今天游水又沒有希望了，更覺愁悶。午後在溫泉中泡了一會，冒雨拿着釣竿

走到松川河口釣了半天魚，魚雖多，一條也不會釣着，快快的轉回寓裏，房主人遞來一份東京朝日新聞，打開一看，使我喫了一驚的便是那用大號字刊載的芥川龍之介氏自殺的消息。

芥川氏的作品在我國早就有人介紹過了。實在的，也不知是甚麼緣故，在新思潮派的三柱（菊池寬，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中，我最景仰的是芥川氏。不但如此，在現代日本許多作家中，我最愛讀的也就是芥川氏的作品。

芥川氏創作很謹嚴，在日本現代一般作家中，從量的方面說，芥川氏要比較算少的。但因此他的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成爲有價值，簡直有世界的價值。他不曾像菊池寬一樣濫造出許多無聊的通俗的長篇，這是他的幸事，同時也愈成其偉大。

我這次來伊東，本打算要把他最近的一篇創作河童譯出的，但不幸已經譯成的六七頁原稿，遺落在東京，正想要寫信託東京的朋友尋出寄來，而作者自殺的噩耗便突的

傳到了這偏僻的海隅。啊啊，這淒涼的從海上傳來的哀音；牠是如何親切而又沉重的打動了我脆弱的心啊！

據朝日新聞所載，芥川氏似乎在兩年前便已有了自殺的動機。最近因為患了強度的神經衰弱症，同時又感着家庭間複雜的憂苦，便越發促成了他的決心。他數月來便冷靜的從事於死之準備。本月十六日他逛了一夜妓樓，從某藝妓聽到了她們陰慘的生活狀態，他深深的感到了『爲生活而生活』的人類的醜惡，他的厭世之心因此更加強了一層。他回家後便寫了遺書的別記『給某舊友的手記』，他寫出自己決定自殺的心的過程和走向死的讚美。在他的別記中可以認出一種寂寞的人世觀。這以後他便專等着機會的到來。到二十三日他便決定了以那晚爲死期。這天他終日閉居書齋中，寫完了他文壇生活的絕筆，爲改造雜誌執筆的西方之人和文藝的啊太文藝的啊兩文。隨後又寫了好幾封遺書。晚飯時他出來同他夫人文子和三個孩子一塊兒快樂的談笑了一會，隨

後又回到書齋閉居了。

喫了晚飯回到書齋後的芥川氏，像是在耽讀着聖經。到一點鐘時，他便吃了那預先備下的作爲自殺的手段的許多麻醉藥，然後靜靜的走到樓下寢室。當他換了睡衣，進牀睡時，同三個孩子一塊兒熟睡着的他的夫人偶然醒來了，他便低低的告訴她照例喫了一點睡眠藥。他睡在鋪上還讀着聖經。一會兒便握着聖經熟睡了。他是如何的從容就死呀！

第二天（二十四日）早上六點鐘他夫人醒來時，便看見他呼吸很促迫，臉色像鉛一般的青，在輾轉苦痛着。她頓時大駭，等到把醫生請來時，已經遲了，清晨七點鐘，這位三十六歲的青年有爲的作家便抱着無窮的厭惡和咀咒與這濁世長辭了。

從芥川氏個人說來，能够是這樣安靜的永眠了，也許是他的幸福；然而從日本文壇說來，這是如何巨大的損失啊！誇大點說，也許是世界文壇的損失罷！

鼓吹藝術至上主義的芥川氏，會是這樣突然的自殺，這實在有點出人意外。久米正雄說他的自殺是他的人生觀使然，也許對罷？現在除掉由久米氏發表的一篇遺書的別記「給某舊友的手記」外，我們還沒有機會讀到他的遺書的全部。

在這裏有一個疑問，便是在他那篇「給某舊友的手記」一文中，他表示着曾經想要和他戀着的某女人一塊死。這某女人有人說是他的一位祕密的愛人，甚至因此疑他的自殺是爲着戀愛關係的。但據久米氏說這女人就是他的夫人。

總之，不管他自殺的動機怎樣，芥川氏之死，總是值得悲悼的。並且會給與日本一般容易受死之誘惑的青年以一個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可以斷言的。

我提筆寫到這裏，我不禁有一個淒涼的神秘的預感。

這蓬萊小島的山水真是特別富於死的誘惑啊！當我纔到伊東的第三天的晚上，一個人穿着睡衣出去散步，在漆黑的海邊的一顆岩石上獨坐了好久。那晚稍微有點風，黝

黑中只看見雪白的浪花不絕的在脚下洶湧，嗥鳴。週遭却死寂的一點人聲都沒有，在我面前只是一片迷茫的大海。我那時忽然有一種臨對偉大和崇高的感想。——我簡直的覺得那海是無上的偉大和崇高。同時便覺得人類的渺小，人生的飄忽，這螻蟻般的生命實在毫無存在之必要。當時簡直有一種投身入海之覺悟。——的確在那片刻中我是受了死的誘惑了。也許是我那晚命不該死罷，正當我有了這樣決意的時候，忽然後面有細微的足音，同時一道亮光射到我的身邊。回首一望，原來是三個攜着手電散步的少女。黑暗中我不會看得清她們的面容，但是從她們那輕盈的體態看來，我想到她們一定是非常美麗的。在一剎那中我的死的決心忽然搖動了。我覺得人類究竟還是美麗的，正如那大海中的星星漁火一般，雖然渺小，然而究竟還是美麗的。於是我終於不會跳進那汪洋的大海。我竟還留着我的生命到現在讀芥川氏的自殺的消息。

可是我的感情是時時變遷的。那晚上雖然想死而又沒死，但以後却說不定會有決

然就死的時候。這是當我聽到芥川氏自殺的哀音時，對於自己前途的一個淒涼的神秘的預感。

我敬祝芥川氏在死的國裏能夠得到最大的滿足。

一九二七，七，二七烈文於日本伊東海岸

目 錄

海上哀音（代序）	一
河童	一
蜘蛛之絲	一
附錄	一 一 一 一

河

童

解題

【河童】(Kappa)亦作「水虎」其性質形狀與我國俗說的落水鬼極相似。不過落水鬼在我國是一種幽靈，而河童在日本是一種生物——一種想像上的生物而已。據金澤博士在廣辭林上的解釋：這生物是水陸共棲的，形似三四歲的童子，其面如虎，嘴稍尖，身有鱗，頭髮很少，頂凹下成皿狀，能貯少許之水。此少許之水存在時，雖在陸上也有強力可把別的生物拉入水中而吸其血。俗說小孩子溺死河中就是這東西作祟的。

譯者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第二十三號的患者對於無論何人都嘮叨着的故事。他已經過了三十年，但是一眼看去，却總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狂人。他的半生的經驗——不，這樣的事隨便怎樣說都可以，他僅只靜靜的抱着兩膝，時時一邊眼看着窗外，（嵌着鐵格子的窗外，只有一株連枯葉都不見了的檉樹，在雪曇的空中聳立着。）一邊以院長S博士和我做對手，綿綿不絕的把這故事繼續的贅述着。但說他不做一點姿勢却又不然。譬如他

說到「吃驚了」時，便常是忽然把頭回過去向後張望着……

我自己是已經想要盡力的把他的故事很正確的寫出來了，若是還有誰人對於我的筆記感到不滿意的話，那麼請到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去查看好了。比年紀顯得少年的第二十三號患者大概先恭敬的把頭低着，指着沒有墊的椅子請坐罷。隨後大概便浮着憂鬱的微笑，靜靜的重說着這故事罷。最後——他說完這故事時的臉色我現在還記着。最後他大概很快的立起身來，突然揮舞着拳頭，對於任誰都是這樣怒叱着罷。——「滾出去！你這壞東西！你這東西也是愚蠢的，嫉妬心很深的，猥褻的，厚臉皮的，驕傲的，殘酷的，一相情願的動物啦。滾出去！你這壞東西！」

這是三年前夏天的事情。我也和人們一樣背着背囊，從那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出發去登穗高山。要登穗高山諸位是都知道的，非溯着梓川而去不可的。以前，穗高山不消說，連槍岳我都登過了，所以引路的也不用，便向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出發了。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但是這霧經過很久却還不見有展晴的樣子。並且反而下得更深了。我走了大約一點鐘之後，曾一度想要折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去。不過就是要折回上高地去

也得等霧晴了纔行。而此時的霧却一刻一刻的下得更深了。「噯，率性登上去罷。」——我是這樣想着，所以沒有離開梓川，却從山白竹叢中尋路前進了。

但遮着我的目的還只是那濃霧。不過從那濃霧中有時也還看見粗大的毛生樺和樅樹的枝上垂着青青的綠葉。還有被放到外面吃草的馬和牛也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現着。可是剛一覺得見到這些東西時，却又即刻在濛濛的霧中隱去了。這時脚也疲倦了，肚子也漸漸饑餓了，——並且被霧溼透了的登山服和毛巾等也不是普通的重量了。我到底累了，於是隨着被岩石激成的水聲向梓川的谷中走下了。

我坐在水邊的岩石上，最先便着手弄東西吃。我開了一個牛肉罐頭，把枯枝集攏來焚燒着，——我做着這些事時。大概經過了十分鐘罷。這時間，那始終困人的濃霧不知何時已在開始放晴了。我一面嚼着麵包，一面把手錶擡起來看一看。時候是已經一點二十分過了。但是比這更使我吃驚的是一個可怕的臉孔在那圓的手錶的玻璃上投着一瞥

的影子。我駭異的反身一看，於是——我看見所謂河童便是從此時開始。在我後面的那岩石上有一匹如畫上所見的河童，以一隻手抱着白樺的樹幹，以一隻手翳着眼睛，在稀奇似的俯視着我。

我當下嚇呆了，暫時身都沒有動一動。河童似也吃驚了，連翳着眼睛的手都沒有移一移。隨後我忽然很快的立起，向岩石上的河童趕去。同時河童也逃走了。不，或許是逃走罷！其實只是很快的一轉身，便忽然不知去向了。我更加吃驚的在山白竹中尋找着。即刻我便看見那河童做着要逃走的姿勢在隔着兩三密達的對面對我回顧着。這個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使我覺得意外的却是那河童的體色。在岩上看着我的河童是遍體帶灰色，而現在却完全變成綠色了。我猛喝道「畜生！」再向那河童趕去。河童不消說是逃走了。這以後半個鐘頭光景，我披荊棘，履巉岩，拚着命在追着那河童。

河童跑路的速力是決不會劣於猿猴的。我昏頭昏腦的追着時，好幾次幾乎趕失了。

並且還接連着滑了脚跌了一交。但是後來趕到一株大橡樹橫張着的巨株下面時，恰好有一匹放牧的牛擋住了河童的去路。並且這是一匹角很大，眼睛充血的牡牛。河童見了這匹牡牛時，便發出一種悲鳴，一個筋斗向那更高的山白竹中打進去了。我——我因為想着「這好了，」便也一直從那後面追進去了。在這裏大概有一個我所不會知道的窟窿開着在罷，我的指尖好不容易才覺着已經觸到那滑膩的河童的背心時，便忽然頭朝地脚向天的向那深深的黑暗中跌落下去了。但是，我們人類的心在這樣危機一髮之際却原來還能想着一些意外的事的。我在這「呀」的一刹那竟記起在那上高地溫泉旅館旁邊有着所謂「河童橋」的橋了。這以後，——這以後過去的事全都忘記了。我只感覺眼前有着像電火花似的一閃，不知何時已經失了知覺了。

河

童

過了一會，好容易醒轉來了，舉目一看，我自己是仰天睡倒，正被許多河童圍繞着。並且有一匹在大嘴唇上架着鼻眼鏡的河童，正跪在我的旁邊用聽診器按着我的胸口。這河童一見我張開眼睛了，便對我做着「靜着」的手勢；轉向在後面的某河童說 Quax Quax。接着不知從那裏來的兩匹河童拿着擔架來了。我便被載在這擔架上，於許多河童簇擁中靜靜的向某街走去了。在我兩邊排列的街道同銀座（譯者註：東京最繁盛之

街道)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同樣在毛生樺的行道樹蔭中排列着各色各樣的店家的遮陽幔，並且同樣在被行道樹夾着的馬路上有無數的汽車飛奔着。

不久，載着我的擔架向一條小橫街轉了彎，把我昇到一家人家的家中了。這個我以後才知道就是那架着鼻眼鏡的河童的家——名叫 *Chak* 的醫生的家。*Chak* 把我睡在一張稍為精緻的牀上，給我飲了一杯不知甚麼的透明的藥水。我自己只倒睡在牀上，任憑 *Chak* 處置着。實際也因為我的身體在節節痛楚着已是動都不能動的了。

Chak 每天一定要來給我診察兩三回。還有我最初看見的那匹河童——名叫 *Bag* 的漁師，大概每隔三天來看訪我一次。河童知道我們人類的事情遠過於我們人類知道河童的事情。這大概是因為人類捕獲河童不及河童捕獲人類之多的緣故罷。捕獲這話實在早就不適當了，在我以前我們人類便常常有到這河童國來的，並且還有很多一生住在這河童國內的。為什麼緣故呢？請看罷！我們不過因為不是河童，因為是人類有

了這種特權所以不勞而食。現在據 Bag 說，有某年輕的築路工人，也是因為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國內，後來娶了雌河童爲妻，便終老於此了。並且還說這匹雌河童是這國內的第一個美人，所以才能够很巧妙的把這築路工人媚惑着啦！

我大概經過了一星期以後，便照着這國內法律的規定，做「特別保護住民」住在 Chak 的隔壁。我的家雖小却比較的精緻得很。不用說這國家的文明與我們人類國家的文明——至少與日本的文明是沒有大差的。臨街的客廳的角上有一臺鋼琴，並且四壁還懸着鑲金鏡框的畫片。不過自最要緊的家室爲始以及桌椅的尺寸，因爲合着河童身度的緣故，都很矮小，好像住在兒童室內似的，只這一點我感覺着不便。

我常於傍晚時，在這屋子裏接待 Chak 和 Bag，學習河童語。還不止他們兩人。無論誰都對於這「特別保護住民」的我，存着一種好奇心，所以每天爲着檢驗血壓特地跑來叫喊 Chak 的玻璃公司總理 Gel，也常是出現在這屋子裏。不過最初那半月裏

面，同我最親密的還要算那叫做 Bag 的漁夫。

一個晴暖之日的晚上，我在這屋子裏同漁夫 Bag 隔着桌子面對面坐着。一會兒 Bag 不知想着什麼忽然沉默了，並且把那大眼睛張得更大的注視着我。我當然覺得奇怪，於是對他這樣說道：「Quax, Bag, quo quel quan?」這話翻成日語是這樣意思：「喂，Bag 怎麼樣？」但是，Bag 沒有回答我。並且突然立起來，把舌子吐出，做着一個可怕的樣子，和蛙跳起來似的顯出要飛撲過來的樣子。我更加感覺着無趣，便乘閒離開椅子，預備向門外逃走。恰好在這時醫生 Chak 走來了。

「喔嘻，Bag 在幹什麼？」

Chak 照舊架着鼻眼鏡，凝視着 Bag 這樣說。Bag 登時做着懼怕的樣子，連連舉手向頭，對 Chak 這樣謝罪說：

「真對不住了，實在因為看見這老爺有點難過的样子，覺得有趣，所以乘機和他開

開頑笑，請老爺也「原諒罷！」

三

我在述說這故事之先，不能不把河童這東西說明一下子。河童是一種到現在還不知道實際有沒有的動物。不過我個人自從在牠們裏面住過以後，當然絕對沒有懷疑的餘地了。那麼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動物呢？頭上有着短毛是不用說，手和足有着划水的蹼膜也正與「水虎考略」等書上所寫的差不多。身長大概是一密達上下。體重據醫生 *Chak* 說是從二十磅至三十磅，——並說偶然還有五十多磅的大河童呢！此外臉的正

中還有着橢圓形的皿，這皿是跟着年齡漸漸成爲堅固的。現在年老的 Bag 的皿和年輕的 Chak 的皿，只要用手一摸便完全覺得兩樣的。但是最奇怪的恐怕還要算是河童的膚色罷。河童不像我們人類一樣有着一定的膚色。牠是隨着周圍的色而變化的，——譬如在草裏面便變成像草一樣的綠色，在岩石上面便變成像岩石一樣的灰色。這自然不僅河童如此，Chameleon（避役一名變色龍或五色守宮）也是一樣的。或者河童的皮膚組織上有同 Chameleon 相近的地方也未可知。我發見這件事實時，記起了民俗學上有着西國的河童是綠色東北的河童是赤色的記錄。並且還記起追趕 Bag 時突然不知去向的事情。而且河童的皮膚下像有很厚的脂肪，雖然這地下國的溫度比較的低冷，（平均在華氏五十度前後）但牠們却不知道衣服爲何物。不消說任何一匹河童都戴着眼鏡，攜着紙煙盒，帶着錢包，然而河童却和 Kangaroo（袋鼠）一樣肚子上有一個袋子，所以貯藏這些東西並不感覺怎樣的不便。不過使我好笑的就是連腰的周

國都不蔽一蔽。我某時會問過 Bob 爲甚麼有着這樣的習慣，而 Bob 却仰天大笑不止。而且進一步回答我說：「像你那樣隱蔽着我才覺得可笑呢！」

四

我漸漸懂得河童日常所用的語言了。而河童的風俗習慣也漸漸了解起來了。這裏面最不可思議的是河童以我們人類覺得正當的事情爲可笑，同時以我們人類覺得可笑的事情爲正當——這樣的一種不可解的習慣。譬如我們人類對於所謂正義和人道等事是認爲正當的，而河童聽見這樣的事時却捧腹大笑。這大概究竟因爲牠們對於滑稽的觀念與我們對於滑稽的觀念全然異其標準的緣故罷。我某時曾與醫生 O.P.K. 談

到產兒限制的事，Ota却張着大口幾乎把鼻眼鏡都笑落了。我當然很生氣，便問牠究竟爲甚麼發笑。當時Ota便給了我大體像下面的回答——或者有些小地方錯了也未可知。因爲那時我對於河童的語言還沒有到全部理解的程度。

「但是僅只就兩親的方便着想這未免太可笑了啦！你們真太任意胡爲了啊！」

反之，從我們人類看來，實在也再沒有像河童生育那樣可笑的事了。距此不久，我會到Bas住的小屋子裏去參觀過Bas的細君臨盆。河童生育時也同我們人類一樣，也是請醫生和產婆等來助產的。不過在快要生育時，父親像打電話似的湊着母親的……大聲詢問道：「喂，你究竟願不願生到這世界上來啦？你仔細想想再回我的話罷！」Bas也屈着膝這樣反覆的說了好幾遍，然後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藥水把口嗽了。接着在細君腹中的嬰孩多少帶點客氣的樣子，是這樣小聲回答着：

「我不想生出來呢。因爲第一我父親的遺傳單是精神病一端就已經了不得了。並

且我還相信河童的存在是一件很壞的事。」

Bob 聽着這回答時，掃興似的搔着頭。但是當時站在旁邊的產婆却連忙拿着一枝很粗的玻璃管插進細君的……給牠注射了一種不知什麼的液體。接着細君便呼的一聲洩了一大口氣，同時那一向很大的肚子便像洩了輕氣的氣球一樣看着看着縮小了。在肚子裏便有能够說出那樣的回答的程度，不消說河童的嬰孩生下來便能够走路說話了。據 Chalk 說，竟還有着在生下地的第二十六天能够作關於神的有無的講演

的嬰孩呢！雖然這嬰孩在第二個月便死了。

因為說着生育的事，就便再說說我到這國內來的第三月偶然在某街角上所見到的廣告板罷。在那大的廣告板的下方，畫着十二三匹吹喇叭和持劍的河童，而那上方却排滿着河童所用的恰和時計的發條似的螺旋文字。把這螺旋文字翻譯出來，大體是這樣的意思：——這個許有些小地方錯了也未可知。無論如何，在我總算把我同一路走的那

叫做 Rap 的河童學生大聲念給我聽的話——把牠寫在筆記簿上了的。

募集遺傳的義勇隊!!!

健全的男女河童啲!!!

爲撲滅惡遺傳起見

去和不健全的男女河童結婚啲!!!

當時不用說我又把這樣的事決不能行的話對 Rap 說了。於是不止 Rap 一人，連所有在那廣告板近旁的河童都呵呵大笑了。

「行不通嗎？據你所說的話看來你們不也和我們一樣在實行着嗎？你的令郎迷戀着丫頭，你的令媛愛慕着汽車夫，你想這是爲着什麼呢？這都是無意識的在撲滅惡遺傳啦。並且我們的義勇隊比起你前兩天說過的你們人類的義勇隊——爲着爭奪一條鐵

路互相殘殺的義勇隊——不高尙得多嗎？」

Rap 一面是這樣規規矩矩的說着，一面牠的肚子却還在—伸—縮的發笑。但我能够發笑嗎？我却慌忙的捕捉一匹河童。因為我發覺那匹河童乘着我不留神時偷去我的自來水筆了。可是皮膚滑膩的河童我們很不易捉捕，這河童只一下就滑出了我的手——溜煙逃去了，在我正想着這瘦如蚊子一樣的身體要倒下來的那瞬間。

五

我受這叫做 Rap 的河童的照顧不亞於 Bos。這其中最使我不能忘記的就是牠介紹了那叫做 Tok 的河童給我。Tok 是河童中的詩人，詩人一定留着長頭髮這是同我們人類一樣的。我常常到 Tok 家裏去閒談散悶，Tok 常在那狹小的房內陳列着高山植物 (Alpine plants) 的盆景，看書，抽煙，像很快樂的生活着。而這房間的角上有一匹雌河童 (Tok 是自由戀愛家，所以無所謂妻子) 在做着編物這一類的工作。

Tok 看見我時，總是微笑着這樣說：（本來河童的微笑實在是不很可愛的，至少在我初來時是反而感覺得不愉快的。）

「呀，來得好！請在這椅子上坐罷！」

Tok 常常對我說到河童的生活河童的藝術等，據 Tok 的意見，沒有比普通的河童的生活更愚蠢的事了。所謂親子夫婦兄弟等大家都互相苦痛的集合着以此為唯一樂事而生活下去，尤其是所謂家族制度，實在是愚蠢中的愚蠢之至。Tok 有一次指着窗外欲嘔似的說道：「看啦，那樣愚蠢的樣子！」在窗外的路上，一匹年紀還輕的河童被兩匹像是兩親的河童以及七八匹雌雄河童攔着牠的頸根快要絕氣的拖着。可是我當時很佩服這年輕河童的犧牲的精神，反而褒美着牠的勇健。

「唔，你真有做這國內的市民的資格呢！……然而你不是社會主義者嗎？」

我當時不用說便回答牠一聲 *gug*。（這在河童言語裏面是表示「然」的意味的。）

「那麼爲一百個凡人縱使犧牲一個天才，當然也不顧惜了。」

「那麼，你是甚麼主義者呢？有一些人說你的信條是無政府主義……」

「我嗎？我是超人。（直譯起來就是超河童。）」

Tok 昂然的說着。如此，Tok 在藝術上也有獨特的見解。據 Tok 的意見，藝術是不受任何支配，完全爲藝術而藝術的。所以爲藝術家的，非首先絕去一切善惡的念頭成爲超人不可。並且這還不僅是 Tok 一匹的意見，Tok 的同志裏面的詩人們都大抵持着相同的意見的。我現在常和 Tok 同到超人俱樂部去遊玩。到超人俱樂部來會集的是詩人、小說家、戲曲家、批評家、畫家、音樂家、雕刻家，以及藝術上的門外漢等，但無論誰却都是超人。牠們是常在電燈照耀的 salon（廣廳）中會談着，並且有時還特意做出一些事情表示牠們是超人。譬如某雕刻家在大的大貫衆（羊齒類）盆景間捉着年輕的河童，頻頻的摸弄那……又如某雌的小說家立在桌子上吃六十瓶 absinthe（酒

名)給人看，雖然吃到第六十瓶時便即刻從桌上跌下死去了。

有一個月色很好的晚上，我和詩人 Tok 把臂從超人俱樂部回來，Tok 意外的沉默着，一句話都沒有說。後來我們從一個露出亮光的小窗前走過，在這窗戶裏面有二匹像是夫婦的雌雄河童，和三匹小河童在圍着桌子一同吃晚飯。於是 Tok 深深的歎着氣，突然對我說道：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超人的戀愛家了，但是看了這樣家庭的狀態，也不禁感到一點羨慕呢！」

「可是無論怎樣想法，總不覺得有甚麼矛盾嗎？」

但 Tok 在月明下却儘管叉着臂膀靜靜的對着那小窗，——凝視着那平和的五匹河童們晚餐的桌子。過了一會兒才這樣回答道：

「因為放在那桌上的炒蛋，無論如何總比甚麼戀愛等等要衛生些呢。」

六

實際，河童的戀愛也和我們人類的戀愛大不相同。雌的河童一發見看的上眼的雄的河童時便連忙跑去追捉，無論用甚麼手段都不顧慮的。頂老實的雌河童也肆無忌憚的追着雄河童。我曾看見過雌河童發狂似的追着雄河童，不但如此，年輕的雌河童不消說，連這河童的兩親和兄弟等都一齊幫牠追趕着呢！只有雄的河童真可憐，因為拚命竄逃的結果，幸而運氣好，沒有被捉時，也得臥牀兩三個月呢！有一天，我正在家裏讀着

Tok 的詩集，忽然那叫做 Rap 的學生慌忙的跑進來了。Rap 剛跑進我家，便向地上
一倒，呼吸迫促的這樣說：

「真真了不得！我到底被抱住了！」

我咄嗟丟開詩集，走去把門鎖上了。但是從鍵穴窺去，一匹臉上塗着硫黃粉末的，身材短小的雌河童，還正在門口徬徨着呢！Rap 從這天起在我的牀上睡了好幾個禮拜，並且牠的嘴唇不知在何時竟完全腐落了。

自然，雄的河童拚命追趕着雌的河童的事也並不是沒有的。然而實際上是雌的河童弄到使牠不能不追。我也曾看見過雄河童發狂了似的追着雌河童。雌河童逃走時却時時故意的停立着，或做着匍匐的樣子給牠看，並且等到恰好的時候便做着實在逃不掉的樣子很容易的任被捉着。我所看見的雄河童把雌河童抱着，一會兒便轉落在地上了。但是，等到聽起來時一看，臉上却顯着失望，或是後悔，總而言之，一種形容不出的可憐

的樣子。但這還是好的呢！我還看見過一匹小的雄河童追着雌河童，雌河童是照例做着那誘惑的遁法的。後來從對面街上走來了一匹鼻息咻咻的大河童，這雌河童偶然出乎意外的看見了這匹雄河童，便即刻用着尖銳的聲音叫喊道：「不得了呀！救命呀！那雄河童要殺我呢！」大的雄河童當然連忙走去捉住小河童，把牠擰伏在路中。小河童只用那有蹼膜的手掌，在空中擱了兩三下便死去了。但是這時那雌河童却快樂的笑着，緊緊的摟住那大河童的頸根了。

我所認識的雄河童無論誰都不約而同似的說是被雌河童追捉過。不消說連有了妻子的 Bag 也被追過了。並且還被捉獲過兩三回呢！只有那叫做 Mag 的哲學者（這是和詩人 Tok 鄰居的河童。）却一回都沒有被捉過。這第一個原因大概是爲的像 Mag 那樣醜陋的河童很少罷。但是別一個原因却是爲着只有 Mag 常住在家裏不很出門。我也常到這 Mag 的家裏去談天。Mag 老是在那微暗的室中點着七色玻璃

的 Lantern，靠着高脚儿桌，在讀着挺厚的巨籍。有一次我會經這樣對 Mag 談論着河童的戀愛：

「爲甚麼政府對於雌河童追捉雄河童一事不嚴重的取締呢？」

「這一是因爲官吏中少有雌河童喇！雌河童的嫉妬心比雄河童更強，所以只要多用雌河童做官吏，一定能够使她們不和現在這樣追捉雄河童而安然度日罷。不過這效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啊！爲甚麼呢？因爲就同是官吏雌河童也還是追捉雄河童呢！」

「那麼像你這樣生活着就最幸福了呀！」

於是 Mag 離開了椅子，握着我的兩手，深深的歎息說：

「因爲你不是我們一樣的河童，怪不得你不知道。但是我也常在希望被那可怖的雌河童追趕捉獲着呢！」

七

我又常常同詩人 Folk 到音樂會去。但至現在還不能忘的是第三回去聽的音樂會。會場的樣子等自然與日本沒有多大差異，也是漸漸高上去的。座位上坐着三四百匹的雌雄河童，手裏拿着秩序單，屏聲靜息的聽着。我聽第三次的音樂會時，除 Folk 和 Folk 的雌河童外還有哲學者 Mag，一塊兒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當大四絃琴（Violoncello）的獨奏完結後，一匹極妙的細目的河童，很自然的抱着譜本走上壇裏了。這匹河

童據秩序單所載，是有名的叫做 Craback 的作曲家。據秩序單所載，——不，不待看秩序單，因為 Craback 也是 Tok 所屬的超人俱樂部的會員，所以牠的臉貌我還認識着。

『Lied-Craback』（這國的秩序單大抵是用德文排列的。）

Craback 在熱烈的鼓掌聲中，微微的向我們行了一禮後，便靜靜的向鋼琴前面走了。接着便自然的開始彈奏他自作的 Lied（歌）了。據 Tok 說，Craback 是一國現存音樂家中空前絕後的天才。我對於 Craback 的音樂不用說，還有牠的餘技抒情詩也是使我很感興趣的，所以當時非常熱心的傾聽着牠的鋼琴的彈奏。Tok 和 Mag 或者比我更聽得入神罷。但是只有那美麗的（至少在河童們是如此說的）雌河童却緊緊的握着秩序單，時時很焦燥似的吐出着長舌。據 Mag 說，這是因為牠十年前追捉 Craback 失敗了，所以到現在還把這音樂家看做眼中之釘呢！

Craback 全身為情熱籠罩着，抖戰似的在繼續的彈着鋼琴。隨後會場中突然傳來

一種雷鳴似的聲音叫喊道：「禁止演奏！」我被這聲音嚇了一跳，不知不覺的回頭一看，發出這聲音的人還認得清楚，是坐在最後席上那大漢的巡查。當我回頭向後張望時，那巡查正悠然的坐下去，再發出一遍比前更大的聲音猛喝道：「禁止演奏！」這以後——

這以後片刻便大混亂起來了。「警官橫暴！」「Craback，彈！彈！」「混蛋！」「畜生！」

「滾出去！」「不要放讓啦！」——在這樣人聲鼎沸中，椅子也倒了，秩序單亂飛，並且還有着不知從何處拋來的汽水的空瓶，石塊，和吃殘的胡瓜等等。我當時因為弄得莫明其妙了，正想向 Tok 打聽打聽究竟爲着甚麼，但 Tok 也興奮起來了，站在椅上大叫着：「Craback，彈！彈！」並且連 Tok 的雌河童也不知在何時忘了敵意在叫喊着：「警官橫暴！」與 Tok 毫無差異。我沒有辦法，只好轉向 Mag 問道：「怎麼樣？」

「這麼？這是這國內常有的事情喲。原來畫呀，文藝呀……」

Mag 每遇着什麼東西飛來時，稍微把頸縮了一下，照舊靜靜的說明道：

「原來畫呀，文藝呀，那是在無論何人之前都有一種表現的，總之那是容易了解的，所以在這國內倒不一定有甚麼禁止發賣和禁止展覽，而所禁止的却是演奏。因為只有音樂這東西，任你是怎樣壞亂風俗的曲子，而沒有耳朵的河童總不容易聽得懂呢！」

「可是那巡查牠是有耳朵的嗎？」

「是呀，這却是疑問呢！大概剛才牠聽着那旋律時，想起了同牠老婆一塊兒睡着時的心臟鼓動了罷？」

這樣說着時，那大騷亂却只是更加利害了。Craback 對着鋼琴，在傲然的向我們回望着。但是無論牠怎樣傲然，當那各種各色的東西飛來時，總不能不避牠一下。所以每隔兩三秒鐘，牠那持重的態度總要一變。但無論如何大體總還保持着大音樂家的威嚴，牠那細長的目的是顯得又淒愴又有稜威的我——我爲着躲避危險的緣故，不消說是權借 Tok 做着假盾的。可是爲好奇心所迫，仍舊熱心的和 Mag 交談着。

「這樣的檢閱未免亂暴罷？」

「甚麼？這比任何國家的檢閱都進步多了呢！譬如你看××罷！在一個月以前不

會……」

話才說到半路上，Mag 因為腦頂上恰好落下了一只空瓶子，quack（這是感歎詞）的叫了一聲，到底啞然喪氣了。

八

河 童

我對於玻璃公司總理 Gel 持着一種奇異的好感。Gel 是資本家中的資本家。在國內的河童裏面，恐怕再沒有一匹像 Gel 那樣大腹的河童了罷。可是當牠泰然坐在安樂椅上，左右侍立着牠那荔枝似的細君和胡瓜似的孩子，可以說牠便是幸福的化身了。我常常同裁判官 Pap 醫生 Chak 一路到 Gel 家裏去吃晚飯。又常持着 Gel 的介紹信到 Gel 和 Gel 的朋友們多少有關係的各種工場去參觀了。在這些各種的工場中使我

最感興趣的是書籍製造公司的工場。我同着年輕的河童技師走進這工場，眺望着那以水電爲動力的機械時，真不能不驚歎這河童國的機械工業的進步了。聽說這裏無論如何一年間總要製造七百萬部的書呢！但是使我吃驚的却不是書的部數，是製造許多的書並不多大費事。在這國內製書是祇要把紙墨水和灰色粉末倒進那機械的漏斗形的口裏就行了。把這些原料一放進那機械裏面，只要經過五分鐘光景，便製成六開小六開八開等等無數的書了。我看着那瀑布似的流出來的各色各樣的書，便反身問那河童技師那灰色粉末究竟是甚麼東西。於是技師佇立在那閃着黑光的機械前面，很不屑的

回答道

「這嗎？這是驢的腦髓喲！使牠一度乾燥着，便成了粗粉末啦。時價是兩三個銅版一噸呢！」

不用說這樣工業上的奇蹟是並不止發生於書籍製造公司的，繪畫製造公司啦，音

樂製造公司啦，也同樣發生的。並且實際據 Gel 說來，這國內平均一個月要發明七八百種的機械，無論什麼東西都漸漸的不須要人手而能得大量的生產了。因而解雇的職工不下四五萬匹。可是在這國內雖是每天讀着新聞，却不曾見過一回罷工的字樣。我覺得這是很奇妙，所以趁着某次又與 Pep 和 Chak 同被招往 Gel 家裏吃晚餐的機會，便叩問了這事的究竟。

「這因為都吃掉了呢！」

飯後啣着紙煙的 Gel 很坦白的這樣說。但是「吃掉了」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却不知道。當時架着鼻眼鏡的 Chak 大概看出我的疑惑了，便從旁給我加以說明：

「這是說把職工通通殺掉，把肉作為食料的意思。你看這條新聞罷！本月因為解雇了六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匹的職工，因此肉價便相當的低落下來了。」

「職工肯不聲不響的被殺嗎？」

「便關也沒有辦法，因為有職工屠殺法呢！」

這是在山桃盆最後面做着苦相的 Pop 說的。我當然感覺不快了。但是主人公 Gel 不消說，連 Pop 和 Chak 也像是覺得應當如此似的。Chak 嘲笑似的笑着對我說：

「這究竟還是國家體貼牠們給牠們省去了自己餓死或自殺等等的手續呢！因為只要嗅一嗅有毒瓦斯便完了，並沒有多大的苦痛喲！」

「但是把牠們的肉拿來吃這事……！」

「不要說頑話罷，假如給 Mag 聽見了，一定肚子都要笑痛呢！便是貴國第四階級的姑娘們不還有做着賣笑婦的嗎？你聽到吃職工的肉你便憤慨起來，這真是感傷主義啦！」

在傾聽着這樣問答的 Gel 指着放在身邊桌上的一碟 sand wich（火腿麵包）

勸請着，恬然的對我說道：

「怎麼樣？不吃點嗎？這也是職工的肉啊！」

不用說，我被嚇了一跳了。不僅如此呢。並且在 Pep 和 Chak 的笑聲中，即刻從 Gel 家裏的客廳跑走出來了，這恰好是一個天上連星光都沒有的荒涼的夜晚。我從黑暗中向我的住家走回去時，連連嘔吐了。在黑暗裏還看得見那白色的嘔出來的東西呢！

九

但是玻璃公司總理 Gel 的確還是一匹可親的河童。我常是同 Gel 一路到 Gel 所屬的俱樂部去愉快的消磨一晚的時光。這一是因為這俱樂部比 Tok 所屬的那超人俱樂部有趣得多的緣故，其次則因為 Gel 所說的話雖不像哲學家 Mas 所說的話那樣深奧，却可以使我全然窺見一個新的世界——廣大的世界。Gel 常是拿着純金的匙攪着珈琲杯子，快活的說着種種的話。

某個深霧的晚上，我對着那插滿冬薔薇的花瓶在聽着 Gel 談話。不消說這房間的全體連桌椅等都是既白而且加着細線的金邊，像分離式（secessionist）似的。Gel 比平常更顯得得意的，臉上滿浮着微笑在談着那時恰好置全國於掌握中的 Quorax 黨內閣。Quorax 一語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感歎詞，如果把牠翻譯起來，是只好譯做「啊——」的。但總之這是以「河童全體的利益」為標榜的一個政黨。

「支配 Quorax 黨是著名的政治家 Pop。『直道是最良的外交』這不是俾士麥的話嗎？但是 Pop 却是連內治都遵着直道而行……」

「不過 Pop 的演說……」

「唉，你聽我說罷！那演說當然完全是誑語。但是人人都知道是誑語，畢竟和正直沒有不同罷！你一概都把他看做誑語，這怕是你個人的偏見喇！我們河童像你們一樣……但是這隨便怎樣都好的。我現在要說的是 Pop 的事情。Pop 支配着 Quorax 黨。而支

配着Rop的却是 Pou-Fou新聞（這 Pou-Fou 也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感歎詞。若是要勉強翻譯，則祇好譯做「呀——」的總理 Knikni。可是 Knikni 也並非自己是主人。支配 Knikni 的却就是在你面前的 Gel 喇。」

「但是——這或許失禮也未可知，那 Pou-Fou 新聞不是站在勞動者的友方的新聞嗎？說那總理 Knikni 也是受你的支配這……」

「Pou-Fou 新聞的記者們當然是勞動者的友方。但是支配那些記者的却是 Knikni 而 Knikni 又非受 Gel 的援助不行。」

Gel 照常微笑着，在玩弄那純金的匙。我看着這樣的 Gel，與其憎惡 Gel 自身，無寧對於 Pou-Fou 新聞的記者們發生了同情。Gel 看見我默然無言，像忽然知道了我的心事似的，鼓着那大肚子這樣說道：

「怎樣？ Pou-Fou 新聞的記者們却也並非全部都是勞動者的友方喇！至少在我

們河童，與其顧着別人無寧先顧着自己啲……可是更討厭的却是連這 Gol 自己也還要受他人的支配呢！你在猜想這是誰嗎？這就是我的妻啦！這就是那美麗的 Gol 夫人啦！

Gol 大聲的笑了。

「這無寧是幸福呀！」

「總之我是滿足着。不過這也只能在你面前——非河童的你的面前才能够這樣無所顧忌的談說啦！」

「然則結局 Quorax 內閣是受着 Gol 夫人的支配呀！」

「哈，也許可以是這樣說罷……但是七年前的戰爭却的確是爲着某雌河童才開始的。」

「戰爭在這國內也有戰爭嗎？」

「自然有過的。將來何時再有戰爭却不知道，總之只要有着鄰國在……」

我實在到這時才知道這河童的國家也並非孤立的國家。據 Col 的說明，河童是時常以獺爲假設的敵人的。並且獺也具備着並不弱於河童的軍備。我對於這以獺爲敵手的河童的戰爭的故事感到了不少的興味。（總之獺是河童的強敵一事，確是一件新事實，「水虎考略」的著者不用說，連「山島民譚志」的著者柳出國男君也似乎不知道。）

「在發生那戰爭之前，不用說兩國都是毫不懈怠的互相窺視着。這是因爲無論那方面都同樣的恐懼着敵人。這時恰好有一匹住在這國內的獺去訪問某河童夫婦。而這雌河童却正在計畫着謀殺牠丈夫。因爲這丈夫是一匹冶遊者呢！並且這河童是保有壽險的，或許因此生了多少的誘惑也未可知。」

「你認識這一對夫婦嗎？」

「唉——不，我止認識這雄河童。可是聽我的內人們說這河童像是一個惡人呢！不過據我看來，與其說牠是惡人，無寧說是因為畏懼雌河童的攔捉，而太流於妄想被害的狂人……這時這雌河童放了一些特化鉀在牠丈夫的可可茶碗中。這個又不知怎麼樣弄錯了，竟拿給客人的懶吃了。懶當然死了。這以後……」

「這以後便發生了戰爭嗎？」

「唉，因為恰好這匹懶是一匹有着勳章的懶呢！」

「戰爭是那方面勝了呢？」

「當然是這一國勝了。有三十六萬九千五百匹河童因此勇敢的戰死了。但是和敵國比起來，却並不能說是怎樣的損害。你看現在這國內所謂毛皮者大概都是懶的毛皮啦！我當那戰爭時，除製造玻璃外，還把石炭殼也運送到戰地去了。」

「用石炭殼做甚麼呢？」

「當然是做食糧啦！因為我們河童只要肚子餓了，便甚麼東西都可以吃的。」

「這——請你不要發怒罷。這於那些在戰地的河童們……這在我們國內是一種醜聞呢！」

「在這國內也是一種醜聞呢。不過由我自己是這樣說出來，無論何人就不會再覺得是醜聞了。哲學者 Mag 不也是這樣說嗎：「汝其自暴汝惡則惡自消矣」……況且我在謀利之外也還燃燒着愛國心呢！」

恰好這時俱樂部的僕歐走來了。僕歐對 Gel 行了禮後，便朗讀似的這樣說道：

「府上的隔壁起火了。」

「火——起火！」

Gel 吃驚的豎起。我也當然吃驚的立起了。但是僕歐却很安定的又加說着下面的話道：

「但是已經熄滅了。」

Gei目送着僕歐，做着一種近乎哭笑的表情。我一看見牠這副臉嘴，我便記起某時曾經憎惡過這玻璃公司的總理了。可是眼前 Gei 也不是大資本家，什麼都不是，不過是一匹狗。我在花瓶中抽出一枝冬薔薇遞給 Gei 道：

「雖說火已熄滅了，但尊夫人想必吃驚了罷？請拿這枝花回去安慰安慰牠罷！」

「謝謝！」

Gei 和我握了手，隨後忽然浮着一種冷笑輕輕的對我說道：

「隔壁的房子也是我的家產呢！因此我又可以受到一筆火災保險的賠償金了啦！」

這時 Gei 的微笑——使人輕蔑也不好憎惡也不好的 Gei 的微笑，到現在我還彷彿記憶着。

+

「怎麼樣？你今天不又是有什麼事不愉快嗎？」

在那起火的翌日，我嘴裏啣着紙煙，對坐在我客廳裏的椅子上的學生 Rap 這樣說。實際 Rap 今天又是把左脚擱在右腳上，腐了的嘴唇像要不見了似的，癡癡的在凝視着地板。

「Rap 君，怎麼樣？到底怎麼樣？」

「不，沒有甚麼，是不相干的事情喲。——」

Rep. 好半天才抬起頭，用悲哀的鼻聲說。

「我今天眼望着窗外，無意識的這樣自言自語着：『啊，捕蟲堇菜開了啦！』而我的妹妹便忽然變了臉色對我攻擊：說『我橫豎是捕蟲堇菜喲！』並且我的母親也極力庇護着妹妹，和我鬧起來了。」

「捕蟲堇菜開了這一件事，爲甚麼會使令妹不快呢？」

「吵，大概牠以爲這話含着有攔捕雄河童的意味罷。而且和我母親素不相投的姑母也加入吵架起來了，於是更加鬧得烏煙瘴氣的。而一年到頭在醉鄉中的父親一聽到這爭吵，便毫無分別的把大家都打了起來。這事還未了妥，而我的弟弟又趁空偷了母親的錢包去看電影做甚麼的去了。我……真的我已……」

Rep. 把臉埋在兩手中，甚麼也不說的哭泣起來了。我當然是很表同情的。同時又自

然而然的想起詩人 Tok 對於家族制度的輕蔑了。我撫着 Rap 的肩，拚命的安慰他道：

「這樣的事是隨便那裏都有的啊，請你放勇敢些罷！」

「但是……但是如果我的嘴不腐爛……！」

「這事頂好不去想牠罷。吵，同我到 Tok 君家裏去嗎？」

「Tok 君在輕視着我呢。因為我不能够像 Tok 君一樣大膽的把家族丟掉。」

「那末到 Craback 君家裏去罷？」

我自從聽了那回音樂會以後，便和 Craback 成爲朋友了，所以結局我帶着 Rap 一路到這位大音樂家家中去了。Craback 和 Tok 比較起來，牠所過的生活是更富裕得多了。然而這並不是說牠在過着像資本家 Gol 那樣的生活。牠不過在排滿着種種骨董——坦那格刺 (Tanagra) 的傀儡和波斯的磁器等的屋子中，据着土耳其式的長

椅子，常是在他自己的肖像畫下面，與兒童遊戲着而已。但是今天不知道爲什麼却把兩手叉置胸前，臉色很苦的坐着在。並且腳底下還丟散着一地的紙屑。Rap也常是同詩人Tok一路常常會過Craback的，但今天一看見牠這可怕的样子，卻恭敬的對他打了一個招呼，默默的在屋角裏坐下了。

「怎麼樣？Craback君。」

我差不多是把這句話代替着寒暄，對這位大音樂家詢問了。

「你道怎樣？那愚笨的批評家啦！牠們說我的抒情詩不能和Tok的抒情詩相比呢！」

「但你是音樂家……」

「如果只是這一點點時我還可以忍耐的。但是牠們不又說着如果把我同Bob比較時便值不得音樂家的名聲嗎？」

所謂 Rok 是常常被和 Craback 比較的音樂家。但因恰好不是超人俱樂部的會員的緣故，我和牠一次話都沒有交談過。不錯，牠那嘴吧向上反捲的，異乎尋常的臉孔，我是常常在照片上看見着的。

「Rok當然也是天才。不過 Rok 的音樂不像你那樣流溢着近代的情熱。」

「你真的是這樣想嗎？」

「自然是這樣想的。」

於是 Craback 即刻立起身，突然擱着坦那格刺的傀儡向地上拋去。Rap 過於吃驚了，好像要叫出甚麼聲音逃走似的。但是 Craback 却對 Rap 和我做着「不要吃驚」的手勢，並且冷然的這樣說道？

「這因為你也是同那些俗人一樣沒有耳朵呢。其實我是在懼怕着 Rok 的……」

「你請不要裝做謙遜家罷！」

「誰裝做謙遜家呢？第一如果在你們面前怎樣自負着，便也在批評家前面自負着。」

我——Craback 是天才。在這一點上我是不怕 Rok 的。」

「那麼你所怕的是甚麼呢？」

「怕的是那些正體不明的東西。換句話說，便是支配着 Rok 的星子。」

「那麼我真不懂了！」

「那麼這樣說你就懂了罷？Rok 不受我的影響，但我不知在何時却受了 Rok 的影響了。」

「這是你的感受性的……」

「啊，請聽罷！這並不是感受性等的問題。Rok 常是安然的做着只有牠能做的事。但我却常是焦急着。這在 Rok 的眼睛看來，也許只一步之差也未可知；可是在我自己看來却差到「英里呢！」

「然而先生的英雄曲……」

Craback 把牠的細眼睛縮得更細的鄙厭的睨視着 Rap。

「請給我靜着罷！你們知道甚麼呢？我是知道 Rok 的，比對 Rok 平身低頭的大

輩還更知道 Rok 的。」

「啊，請稍爲安靜着罷！」

「如果能夠安靜的話……我常是在這樣想着——我等不知道的什麼東西爲要

把我——把 Craback 嘲弄，故意使 Rok 立在我的面前。專在那有色玻璃的 lantern

下面讀着舊書的哲學者 Mag 也把這樣事情通知道了。」

「怎樣的？」

「請你看近來 Mag 寫的「愚者之言」這書罷——」

Craback 遞了一冊書給我——與其說是遞來毋寧說是拋來還適當些。以後便又

叉着手，終竟下起逐客令來了。

「那麼今天對不住了。」

我又同悶氣稍舒的 Rap 一路向大街上走出了。喧來嚷往的街上同平常一樣，整列的柳樹蔭中並排着種種的店家。我們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默默的走着。隨後長頭髮詩人 Tok 向這裏走來了。Tok 一看見我們，便從那肚上的腹袋中取出手帕，頻頻揩拭着額汗。

「呀，好久不見了！我今天是想去訪久闊的 Craback，但……」

我覺使這些藝術家去爭吵是一件不好的事，於是把 Craback 怎樣不舒服的事情婉曲的向 Tok 說了。

「這樣的嗎！那麼不去了罷。總之 Craback 是因為神經衰弱的緣故啦……我在兩三個星期裏面也沒有安睡，所以很疲憊着。」

「怎麼樣啦，同我們一路去散散步嗎？」

「不，今天不去了。啊呀！」

Tok這樣叫着，趕快緊緊的攏着我的手腕，並且不知何時身上已在流着冷汗。

「怎麼的？」

「怎麼的？」

「我像是看見那汽車窗中有一匹綠色的猿猴把頭從車窗中伸出來着呢！」

我多少有點牽掛，勸牠無論如何要去找醫生 Chak 看看。可是 Tok 隨我怎樣說都不答應。並且還懷疑似的看着我們的臉，連這樣話都說出來了：

「我決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喲。只這一點請你不要忘記啦！——那麼再會罷。Chak

這班人實在不敢請教啊！」

我們只是茫然的佇立着，目送着 Tok 的後姿。我們——不說「我們」是不對的。

學生 Rap 不知何時已跑到馬路的正中，把腳分開立着，把頭彎下來從跨下看着那往來不絕的行人和汽車。我想這河童發狂了嗎，吃驚的把 Rap 拉回來。

「這不是好玩的嗎！你做甚麼？」

但是 Rap 把手擦着眼睛，意外的鎮靜的回答我：

「不是，因為過於憂鬱了，所以把這世界倒轉來看看。但是也還是一樣的呢！」

十一

這是哲學者 Nietzsche 所著的「愚者之言」中的某章——

×

愚者常相信牠以外的東西是愚者。

×

我們愛自然不是不因爲自然對於我們沒有憎惡和嫉妬。

着。

×
最聰明的生活是一方面輕蔑着一時代的習慣，而又能够毫不破壞這習慣而生活

×
我們最願意誇說的是我們沒有的東西。

×
無論何人也不會反對破壞偶像。同時無論何人也不會反對成爲偶像。但是在偶像的臺上安然坐着的是那最蒙神惠的，——愚者罷，惡人罷，英雄罷。（Craback 在這一章上留着有爪痕。）

×
我們生活上必要的思想在三千年前便已發揮盡了也未可知。我們只是在舊的柴

上燃燒着新的火焰罷。

×

我們的特色是常常從事於超越自身的意識。

×

如果幸福伴着苦痛，平和伴着倦怠的話，——？

×

辯護自己比辯護他人還困難。不相信時請看律師罷！

×

矜誇，愛慾，疑惑——三千年來所有的罪惡都是從這三者發生的。同時所有的道德恐怕也是從這三者發生的罷。

×

滅却物質的慾望不一定便能夠得到平和，我們想要得到平和時非滅却精神的慾望不可。（在這章上也留着有 Craback 的爪痕。）

×

我們是比人類還不幸的。人類不及河童那樣進化着。（我讀到這章時，不覺發笑了）

×

所做的是能做的事，能做的事是所做的事。我們的生活畢竟是不能脫掉這樣循環論法的——即始終是不合理的。

×

鮑特萊爾成了白癡後，他的人生觀只以一語即「女陰」一語表白着。但是說到他自己却又並不必這樣說。這毋寧是因為信賴着他的天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的天才而把「胃」一語忘掉了。（在這章上也有 Craback 的爪痕留着在。）

若使與理性相終始，則我們當然非否定我們自身的存在不可。把理性神化了的福祿特爾在幸福中過完了一生，即是人類不及河童進化的明證。

十二

河 童

一個比較寒冷的午後。我因爲已讀倦「愚者之言」於是出門去看訪哲學家Mag去了。剛一走到那冷落的街角上，我便看見一匹像蚊子一般瘦瘠的河童在茫然的倚着牆壁。並且這一點也不錯，這的確是那天偷去了我的自來水筆的河童。我心想這好了，因此便把那恰好向這裏走來的意氣昂然的巡查喊住了。

「請你把那河童查問一下。因爲牠只在一個月前偷去了我的自來水筆了。」

巡查舉着右手的棒（這國內的巡查是握着水松的棒以代佩劍的。）向那河童說道：「喔嘖，你。」我心裏想這河童不會逃走嗎？但是牠却意外的鎮靜着向巡查前面走來了。並且牠還叉着手，傲然的向我和巡查睥睨着。但巡查也並不發怒，從肚上的肉袋中取出筆記簿即刻向牠審問起來了：

「你名叫什麼？」

「Gink」

「職業？」

「兩三天前還做着郵局信差。」

「對了。現在據這人告發，說你偷走了他的自來水筆呢！」

「是，是在大約一個月前偷的。」

「爲着甚麼偷他的？」

「因爲想拿給小孩子做玩具。」

「這小孩呢？」

巡查開始用銳利的目光注視這河童。

「在一星期前死掉了。」

「死亡證明書帶在身邊嗎？」

瘦瘠的河童在肚上的袋中拿出一張紙來了。巡查把這紙看了一遍，忽然哈哈的笑
着拍着對手的肩道：

「好了，多擾你了啦！」

我這時簡直弄呆了，只癡癡的看着那巡查。但是那瘦瘠的河童離開我們走去時還
一邊在咕嚕咕嚕的眩語着。我好容易把意識集中了，我這樣的問那巡查道：

「爲什麼不把那河童捕捉着？」

「那河童沒有罪呀！」

「但他偷了我的自來水筆不是……」

「牠不是爲着給小孩子做玩具嗎？但這小孩子現在已經死掉了，若是你有什麼不明白時，請你去查看刑法千二百八十五條罷。」

巡查吐出了這幾句話後，便急急的不知向那裏走去了。我沒有辦法，口中把「刑法千二百八十五條」反覆念着，連忙向 Mag 家走去了。哲學者 Mag 是好客的，今天裁判官 Pep 醫生 Chak 玻璃公司總理 Gel 等又集合在那微暗的屋中，在那七色的有色玻璃的 lantern 下抽着紙煙。裁判官 Pep 也在這裏一事，對於我真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我剛一坐下，便即刻向 Pep 詢問以代檢查刑法第千二百八十五條。

「Pep 君，對不起請教你一件事情，在這國內是不處罰罪人的嗎？」

Pep 先把金煙嘴上紙煙的煙悠悠的向上面噴去，然後做着一個毫不在乎的樣子

回答我：

「自然是處罰的。連死刑都有呢！」

「但是我只在一個月前……」

我把事情詳細告訴牠後，便問牠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是怎樣。

「唔，這是這樣說的。——不論任何犯罪，一至其犯罪原因消失時，即不得再對該犯罪者加以處罰。」按照你的事實說是這樣的：那河童以前會做過父親，但是現在已不是父親了，所以牠的犯罪也自然消滅了。」

「這未免不合理喲！」

「笑話！把會做過父親的河童與正做着父親的河童同一看待那才是不合理呢。是是，日本的法律是作同一看待的。這由我們看來是怎樣的滑稽喲！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Pep 一面把紙煙頭拋去，一面是這樣輕視的微笑着。這時在這裏插嘴的是與法律沒有多大關係的醫生 Chak。Chak 把鼻眼鏡扶正了一下，這樣對我質問道：

「日本也有死刑嗎？」

「自然有的。日本的死刑是絞罪。」

我因為對於泰然自若的 Pep 多少有些反感，便趁着這機會來調侃他一下。

「這國內的死刑比日本還要文明些喲！」

「那不消說是文明的呵！」

Pep 還是處之泰然。

「在這國內絞罪等是不用的。間常也用着電氣。可是大抵是連電氣也不用的，只要使牠聽到那犯罪的名字就足了。」

「只是這樣河童就會死嗎？」

「自然死的。我們河童的神經作用比你們微妙得多呢！」

「這不但死刑如此，殺人也有着這種手段呢——」

總理 Get 在有色玻璃的燈光下，臉孔染成了紫色，顯着溫和的笑容。

「近來某社會主義者也因為被我說「你是強盜」便起了心臟麻痺了。」

「這樣的事真多得很呢！因為我認識的某律師也是為此死掉了的啦！」

我對這插嘴的河童，——哲學者 Mag 回望了一下。Mag 還是同平常一樣浮着諷刺的微笑，旁若無人的說着。

「那河童被誰說牠是蛙，——你當然知道罷，在這國內被人說是蛙時，便和被說是蟾戶一樣呢！——便每天我是蛙嗎？不是蛙嗎？不絕的想着到底死去了。」

「這竟是自殺啦！」

「本來說這河童是蛙的東西，便原是存心殺牠的呢。但由你們的眼中看來，這也說

是自殺……」

正當 Mrs. 這樣說着時，突然在這房子的隔壁——的確是在詩人 J. K. 的家裏，一聲銳利的手鎗響，把空氣反撥着似的傳送遍了。

十三

我們向 Tok 家跑去了。Tok 右手握着手鎗，血從頭上的皿中流出着，仰面倒睡在高山植物的盆景中。一匹雌河童在牠旁邊，把頭埋在牠身上，在大聲號哭着。我一面把雌河童抱起，（雖然我是並不很喜歡把手觸着那滑膩的河童的皮膚的）一面問道：「怎麼樣？」

「怎麼樣，連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剛以爲牠在那裏寫甚麼東西時，便突然用手鎗擊

着頭了。啊啊，我怎麼辦呢？
qu-r-r-r-r, qu-r-r-r-r】（這是河童的哭聲。）

「總而言之，這是 Tok 君太任性了喲！」

玻璃公司的總理 Gel 悲哀似的把頭搖着向裁判官 Pep 這樣說。但是 Pep 什麼話也沒說却在燃吸着金煙嘴上的紙煙。而至今跪着在視察 Tok 的傷口的 Chak，却照常保持醫生的態度，對我們五人宣言道：（實在是二人同四匹。）

「已經沒有救了。因為 Tok 君原來有着胃病的，只這一點便已容易成爲憂鬱了。」
「但聽說寫着什麼東西在呢。」

哲學者的 Mac 辯解似的這樣獨語着，把几上的字紙拿起來看了。我們都把頸根伸長着（不錯只我一人是例外。）越過 Mac 的寬肩，看着那張紙：

「啊，去罷！向那隔絕娑婆界的幽谷去罷！」

向那羣岩險峻，泉水清冽，草花馥郁的谷裏去罷！」

Mag回顧着我們，微微帶着苦笑說：

「這是歌德的「迷娘歌」的剽竊喇！那麼 Tok 君的自殺是連做詩人都疲乏了的緣故喇！」

這時偶然坐着汽車跑來的是那音樂家 Craback。Craback 一看見這光景暫時佇立在門口。但一會兒便向我們面前走來，對 Mag 怒吼似的說：

「這是 Tok 的遺言狀嗎？」

「不。這是最後所寫的詩。」

「詩？」

Mag 還是照舊鎮靜着把 Tok 的詩稿遞給了怒髮衝冠的 Craback。Craback 目不旁視的在熱心的念讀着詩稿。並且對於 Mag 的話幾幾乎連回答都沒有。

「你對於 Tok 君的死怎樣着想呢？」

「啊，去罷！……我甚麼時候會死也未可知……向那隔絕娑婆界的幽谷去罷！」

「但是你和 Tok 君也是一個很親密的友人啊！」

「親友？Tok 常是孤獨的……向那隔絕娑婆界的幽谷去罷！……不過 Tok 不

幸……向那羣岩險峻……」

「不幸！」

「泉水清冽……你們是幸福的……向那羣岩險峻……」

我因爲同情着那還在哭泣不絕的雌河童，便輕輕的像抱着似的扶着她的肩頭，把她送到房內屋角上的長椅子上坐着了。那兒有一匹兩三歲的小河童還什麼也不知的在笑着。我代替雌河童逗着那小河童玩耍着。我不知不覺間感到我的眼內已滿孕着淚水了。我在河童國內寄住之間，流眼淚一事，前前後後只有這一次。

「但是做着這樣任性的河童的家族真可憐啦！」

「因為牠不會考慮到後來的事情呢。」

裁判官照常的，一邊燃吸着一支新的紙煙，一邊回答着資本家 Gel。隨着使我們吃了一驚的是音樂家 Craback 的大聲。Craback 手握着詩稿，憑空叫喊着：

「好了！成功了一闕偉大的送葬曲了！」

Craback 把細眼睛閃放着一線光耀，同 Mag 握了一下手，便突然向門外跑去。不用說這時隣近許多河童都集在 Tok 的家門口，奇異似的在向着裏面張看。但 Craback 一口氣把這些河童們任意的向左右分開着，即刻翻然跳上汽車去了。同時汽車發出一陣爆音，忽然不知向何處開走了。

「啊呀，啊呀，這樣張看着不行的！」

裁判官 Pop 代替着巡警將許多河童趕出後，把 Tok 家的大門關上了。因此屋子裏面便忽然寂寥起來了。我們在這樣靜默中，——雜着高山植物的花香的 Tok 的

血香中，商議着後事等。但是只有那哲學者 Mag 却眺望着 Tok 的死骸，癡癡的在想
着什麼事。我拍着 Mag 的肩問牠道：「你在想甚麼呀？」

「在想着河童的生活啦！」

「河童的生活怎樣呢？」

「我們河童無論怎樣說，爲完成河童的生活起見……」

Mag 多少難爲情似的，用小聲音這樣補說道：

「總之我們是信服着河童以外的什麼東西的力量呢！」

十四

使我記憶起所謂宗教的是 Mac 的這一句話。不用說我本來是物質主義者，所以一回也不會把宗教真摯的加以思考。但是這時因為 Tok 的死，受了某種感動，便忽然想起一個問題，這河童的宗教究竟是什麼呢？我即刻便把這問題去問學生 Rap。

「這裏是基督教，佛教，回教，拜火教等都行着。可是第一有勢力的無論如何總要算是近代教罷。——這又叫做生活教。」（「生活教」這譯語不很適當也未可知。這原語

是 *Quemoocha cha* 的意思與英語的 *ism* 相同。 *quemoo* 的原形 *quenal* 翻譯起來單是「生活」兩字，有着「吃飯，飲酒，行……」等的意味。

「那麼在這國內也應該有着教會寺院等嗎？」

「笑話！近代教的大寺院等還是這國內第一的大建築呢！去參觀一下好不好？」

一個微暖的陰天的午後，*Fap* 特地陪着我一路往這大寺院去了。不錯這是比尼古刺堂還要大上十倍的大建築。並且這是集合着許多建築式樣的一個大建築。我立在這大寺院前面，眺望着那高塔的圓頂時，竟使我感到一些不愉快，實際上那些是向天伸着的無數的觸手似的東西。我們暫時呆立在大門前（和這大門比起來，我們是怎樣渺小啊！）仰看着那大到無法無天的怪物似的稀代的大寺院。

大寺院的內部也是廣大的。在那聳立着 *Corinth* 式的圓柱的廣間中，無數的參拜人來去着。但是這些人也和我們一樣是顯得非常渺小的。隨後我們碰着一匹駝背的河

童，Rap 便向這河童把頭微彎着，鄭重的這樣說道：

「長老，你老康健着啦！」

對手的河童答了一禮後，也鄭重的回答道：

「這位是 Rap 君嗎？你也照常——（剛說到這裏忽然把話停住了，牠大概是已發見 Rap 的嘴已腐爛的緣故罷。）——啊啊，總之你也像是康健着啦！但是今天怎麼又……」

「今天是因為陪這位先生來的。這位先生你大概知道着——」

這以後 Rap 便滔滔的說着關於我的事。很像是 Rap 沒有常來這大寺院的一種辯護。

「所以務必請你導引着這位先生參觀參觀！」

長老悠然的微笑着，先同我客氣了一下，然後靜靜的指着正面的祭壇：

「雖然說是導引，然而也沒有什麼值得導引的。我們信徒所禮拜的是那在正面的祭壇上的「生命樹」。「生命樹」是如你所見的一般，有着金和綠的果的。那金的果叫「善果」，那綠的果叫「惡果」……」

我聽着這樣的說明便感到無聊了，因為這長老特意給我說明的竟像是陳舊的喻言似的。我當然只好裝着在熱心傾聽的樣子，然而却時時把眼睛偷偷的在瞧那大寺院的內部。

Corinth 式的柱，Gothic 式的穹窿，染着亞拉伯的布紋的地板，錯雜的 Secession 的祈禱几，——這種種東西作成的調和竟巧妙的具着一種野蠻美。但是比這些東西更惹我的眼睛的是那兩旁龕中的大理石の半身像。我對於這些像竟像有些認識似的。但是這也並不奇怪。那駝背的河童把「生命樹」說明完了後，便把我和 Rap 向右側的龕前引去，指着這龕中的半身像這樣說明道：

「這是我們聖徒之一，——對於一切都反叛着的聖徒斯脫林堡。有人說這聖徒受了許多慘酷的苦楚後，到頭爲斯威敦堡（Swedenborg）的哲學所救了，但其實是並沒有被救的。這聖徒不過和我們一樣信奉着生活教而已。——也可以說是除信奉生活教以外沒有辦法呢。請你讀這聖徒留給我們的「傳說」一書罷。這聖徒自白着說他以前也是一個自殺未遂者呢。」

我稍稍憂鬱了，把眼睛移到其次的龕上，在其次的龕上的半身像是一個口髭很粗的德國人。

「這是查刺圖士特刺（Zarathustra）的詩人尼采。這個聖徒求救於他自己造成的超人，但是也仍然不得救而成爲瘋狂了。若是他不成爲瘋狂時，也許不能列於聖徒之林也未可知……」

長老稍微沉默了一下，又把我們引到第三個龕前了。

「這第三位是託爾斯泰。這位聖徒比誰都苦行過了。因為他本來是貴族，所以不願意在富於好奇心的羣衆之前顯出那苦相。這聖徒會努力想要信奉那事實上不能信的基督。不，他連已經信奉着的宣言都有過呢。但是到了晚年到底似對於這悲壯的誑語再耐不住了。這個聖徒對於書齋的屋梁常感着恐怖一事是有名的。但他能夠算在聖徒裏面，不用說也不是自殺的了。」

第四個龕中的半身像是一個和我們一樣的日本人。我見到這日本人的臉孔時，便不禁有一種親切之感。

「這是國木田獨步。這是一個能够明白知道犧牲的苦力的心境的詩人。但是這以外的說明對於你一定是不必要的。那麼請看這第五個龕裏罷——」

「這不是華格納嗎？」

「是的。這是曾做過國王的朋友的革命家。聖徒華格納晚年是連食前祈禱都做着的。」

的。但是與其說他是基督教還毋寧說他是生活教的一個信徒罷。據華格納遺留的書簡看來，娑婆世界的苦痛不知道有過多少次曾把這聖徒驅向死的前面的。」

我們這時已經立在第六龕的前面了。

「這是聖徒斯脫林堡的朋友。他娶着十三四歲的搭提的女人去代替那有着很多小孩的細君。他是一個由商人出身的法國的畫家。這聖徒粗大的血管中循流着水夫的血液。但是，你看那嘴唇啊，那上面不還留着有神的痕跡嗎？在第七龕中的是……你已經疲倦了罷？那麼請到這裏來罷！」

我是真的疲倦了，於是同Rap一路跟着長老沿着那香氣氤氳的迴廊走進一間房內了。在這小房間的角上黑的維那絲(Venus)的神像下面供着有一串山葡萄。我對於沒有一些裝飾的僧房，即想像着都不禁感到一點兒意外，長老看着我的樣子大概已經感到我的心境了，牠在送椅子給我們之前，很憐憫似的說明了。

「請你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宗教生活教罷！因為我們的神——「生命樹」教給我們的是「旺盛的生着呀！……」Rap君，你給這位先生讀了我們的聖書嗎？」

「沒有……實在因為我自己也還沒有讀過呢！」

Rap搔着頭上的皿，這樣正直的回答了。但是，長老還是照常的微笑着繼續的說下去道：

「那麼恐怕你也是不明白的了。我們的神在一天之中便造成了這世界。（「生命樹」其名雖曰樹，其實是萬能的東西。）並且還造出了雌的河童。後來雌河童因為太無聊了，便要求着雄的河童。我們的神憐憫着這歎願，便取了雌河童的腦髓做成了雄河童。我們的神祝福這兩匹河童，叫牠們「吃啣！……幹啣！旺盛的生着啣！……」」

我聽着長老的話時，忽然想起詩人 Tok 來了。詩人 Tok 不幸也同我一樣是無神論者，我非河童，當然不知道什麼是生活教。但是生長在河童國的 Tok 不消說是應

當知道『生命樹』的。我因為憐憫着沒有信從這宗教的 Tok 的結局，我便遮斷了長老的話把 Tok 的事說出了。

「啊——那可憐的詩人喲！」

長老聽了我的話，深深的歎息着。

「偶然決定我們的運命的只是信仰和境遇。（不錯你們在這些以外還加着遺傳罷。）Tok 君的不幸，也只是因為沒有信仰的緣故。」

「Tok 大概羨慕着你罷不，我也羨慕着你呢！Pap 君等年紀還輕，……」

「假如我的嘴唇還是整然無恙時，我也許是樂天的也未可知呢！」

長老看見我們是這樣說時，又深深歎息着。並且眼中滿孕着淚水，寂然的凝視着那黑的維那絲。

「其實我也——因為這是我的祕密，請不要對任何人說呀——其實我也並不信

服我們的神的。但有一回我的祈禱——」

長老正是這樣說着時，突然房門開了，一匹大的雌河童突然向長老攫去了。我們當然想要把這雌河童抱住，但是這雌河童咄嗟之間便把長老推倒在地上了。

「這老傢伙今天又把我滿裝着的錢囊的錢偷走了啦！」

十分鐘後，我們丟開了長老夫婦，實際幾乎是逃走似的跑出了那大寺院的頭門了，「那就是連長老也不信服「生命樹」的緣故啦！」

暫時沉默的走了一會後，Rap 對我這樣說了。我沒有回答牠，却不知不覺的回顧着那大寺院。在沉鬱的陰暗的空中，大寺院的高塔和圓頂還是伸張着無數的觸手似的。正像沙漠的空中的蜃氣樓一樣，飄浮着一種不快的調子……

十五

河 童

以後約有一星期光景，我出乎不意的從醫生 Clark 那裏聽到了一件稀奇的新聞。這就是說 Tok 家裏有幽靈出現的新聞。這時那雌河童已經不知到何處去了，我們的朋友詩人的家也已變成照相師的攝影所。總之據 Clark 說，在這攝影所裏面照像時，某一個時候，Tok 的姿容必定朦朧的在客人的後面映現着。不錯，Clark 是物質主義者，所以對於死後的生命等是並不相信的。就是他現在述說這新聞時，也還浮着惡意的微

笑加以註釋道：「所謂靈魂這東西，也可看做一種物質的存在咧！」我對於不相信幽靈一事和 Chalk 並無大異。但是因為對於詩人的 Tok 有一種親切之感的緣故，便連忙跑向書店裏把載着有關於 Tok 的幽靈的記事和 Tok 的幽靈的照像的報和雜誌買來了。不錯，這些照像上都有一匹像 Tok 的河童在那些老少男女河童的後面茫然的映出着。但是比這 Tok 的幽靈的照片更使我吃驚的却是關於 Tok 的幽靈的記事——尤其是心靈學協會的關於 Tok 的幽靈的報告。我已盡力把這報告逐語的翻譯出來了，現在把牠揭載在下面罷。但括弧裏面的話是我加的註釋。——

關於詩人 Tok 君的幽靈的報告，（心靈學協會雜誌第八千二百七十四號所載。）我心靈學協會在日前自殺了的詩人 Tok 君的舊居現爲××照像師的攝影所的××街第二百五十一號開了臨行調查會。列席會員如下。（姓名從略）

我等十七名會員與心靈學協會會長 Perk 氏於九月十七日午前十時三十分伴

同我們最信賴的降神者 Hop 夫人會集於該攝影所的一室。Hop 夫人走入攝影所裏面即感着心靈的空氣，全身起着痙攣並嘔吐不已。據夫人說這是因爲詩人 Tok 君愛吸強烈的煙草的結果，所以這心靈的空氣中也含着有菸鹼 (nicotine)

我等會員與 Hop 夫人一同圍着圓桌默坐着。夫人於三分二十五秒之後，即陷入極急劇的夢遊狀態，而爲詩人 Tok 君的心靈所憑依。我等會員照着年齡的順序，對於憑依着夫人的 Tok 的心靈開始如左的問道：

問 你爲什麼要以幽靈出現呢？

答 想要知道死後的名聲。

問 你——心靈諸君死後也還要名聲嗎。

答 至少我是不能不要的。然而像我所邂逅的一位日本詩人他是輕蔑着死後的名聲的。

問 你知道這詩人的姓名嗎？

答 不幸我已忘記了。不過他那得意之作十七字詩的一章我還記憶着。

問 這詩是怎樣呢！

答 「荒涼幽靜的池塘，
蛙兒躍入時水的聲音。」

問 你以這詩爲佳作嗎？

答 我決不以爲惡作。不過如果把「蛙」換成「河童」時，那就更加光彩陸離了。

問 但這理由又怎樣呢？

答 因爲我們河童對於任何藝術都痛切的追求着河童。

會長 Pok 氏這時要我們十七名會員注意這是心靈學協會的臨時調查會不是

文藝合評會。

問 心靈諸君的生活如何？

答 和諸君的生活無異。

問 那麼你對於你自己的自殺後悔嗎？

答 決不後悔。我如果對於心靈的生活厭倦了，我又將用手鎗自活。

問 自活容易嗎？

Lok君的心靈對於這問題是以問爲答的。凡是認識 Lok君的大概知道這是很自然的應酬罷。

答 自殺容易嗎？

問 諸君的生命是永遠的嗎？

答 關於我們的生命一事，諸說紛紛，都不可信。請不要忘了在我們之間也有着基督教，佛教，回教，拜火教的諸宗啊！

問 你自己信甚麼呢？

答 我常是懷疑主義者。

問 那麼至少你可不懷疑心靈的存在罷？

答 不能和諸君一樣的確信。

問 你的朋友有多少？

答 我的朋友亘古今東西不下三百人，舉其著名者如克萊斯特、邁能得耳、威寧格耳……

問 你的朋友都是自殺者嗎？

答 決不如此。如辯護自殺的孟得留就是我的畏友之一。不過我和不自殺的厭世主義者——叔本華輩沒有交際。

問 叔本華健在嗎？

答 他目下樹立着心靈的厭世主義，在論着自活可否的問題。可是知道虎列拉也

是微菌病，很像安塔似的。

我們會員以次質問着拿破侖、孔子、杜思退益夫斯基、達爾文、克雷奧佩特拉 (Cleopatra)、釋迦、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但丁、千之利休 (譯者註日本高僧) 等的心靈的消息，然而不幸 Tok 君沒有詳細回答，反而質問着一些關於牠自己的閒話 (gossip)。

問 我死後的名聲如何？

答 某批評家說是「羣小詩人之一」。

問 牠是因爲我沒有送詩集給牠含着怨恨的。我的全集出版了嗎？

答 你的全集雖已出版了，但是銷路像不甚佳。

問 我的全集到三百年後，——即失掉著作權之後，才被萬人購讀的。我同棲的女友如何？

答 她現已做着書肆 Park 君的夫人了。

問 不幸她還沒有知道 Park 的假眼呢。我的兒子如何？

答 聽說在國立孤兒院。

Tok 君暫時沉默了一下，又開始新的質問了。

問 我的家怎樣？

答 做了某照像師的攝影所了。

問 我的桌子怎樣？

答 不知道怎樣。

問 我因為那桌子的抽斗裏有我祕藏的一束書信——然而這幸與多忙的諸君無關。現在我們心靈界是漸漸的沉於薄暮了。我可以與諸君訣別了。再會，諸君。再會，我善良的諸君。

Hop 夫人說到最後的話時同時再急劇的覺醒了。我等十七名會員謹誓於上天之神保證這問答爲真實。（又對於我們信賴的 Hojo 夫人的報酬是照着夫人從前爲女優時的一日的俸給支算。）

十六

我讀了這樣的記事後，因為住在這國內也漸漸的覺得憂鬱了，所以又很希望轉回我們人類的國了。但是無論怎樣奔走尋找着，總沒有看見我落下的那洞穴。後來以爲漁師告訴我：這國內的街外，有一匹年老的河童，有時讀讀書，有時吹吹笛子，在清靜的過活着。我想如果去請教這匹河童，或者能够知道逃出這國內的路來也未可知。因此我便即刻向街外走去了。但是走到那兒一看，在那小家屋裏面並沒有什麼年老的河童，却只有

一匹連頭上的血還沒有結固的頂多十二三歲的河童，在悠然吹着笛子。我心裏想這不用說一定是走錯了人家罷。但是爲着過細的緣故試問問牠的名字看，却又正是它。我所告訴我的那年老的河童。

「但是你像是小孩子……」

「你還不知道嗎？我是怎樣的運命啦，我才出母親的肚子時便是白髮翁呢。這以後便漸漸年輕了，現在竟成了這樣的小孩子了。但是算算我的年紀看，未生之前便有了六十歲，現在一共有百十五六歲了也未可知呢。」

我把室裏而巡看了一遍。這或者是因爲我自己的氣分覺得這樣罷，那質樸的椅桌之間像是有一種不能名狀的清淨的幸福漂浮着。

「你像是比旁的河童很幸福的生活着啦！」

「妙，或許如此也未可知。我年輕時曾經老過，年老時便成爲少年了。所以既不像老

人一樣沈湎於慾，也不像少年一樣耽溺於色。總之，我的生涯縱不能說是幸福，也不能不說是安寧了。」

「不錯，這的確是安寧罷。」

「不單是這一點還不能算是安寧呢。我的身體也康健，並且有着一生吃着不盡的財產啦。但是我覺得最幸福的還要算是那生下來便老過了的事。」

我暫時和這河童談着自殺了的「LON」以及每天請醫生診察的「GOL」等。但是不知何故這年老的河童却做出對於我的話不感興趣的樣子。

「那麼你是不像別的河童一樣，不特別執着於生活啦？」

年老的河童瞧着我的臉，靜靜的這樣回答了。

「我也是像別的河童一樣，被父親問過生到這國內來呢不呢，才離開母親的胎內的啊。」

罷！

「但是我却是偶然之間跌落到這國內來的。請你教給我能够走出這國內的路

罷！」

「能够走出去的路祇有一條。」

「那麼是？」

「就是你到這裏來的路喲。」

我聽着這回答時不禁遍身起粟了。

「這條路不幸找不到了。」

年老的河童把那水泱泱的眼睛用力的注視着我的臉。隨後好容易才立起身，走到屋角上，把那從天花板上丟下來的一條繩子挽起，於是至今我不會注意的一扇天窗開了，在這圓的天窗外有松和檜樹舒展着枝葉，對過的天空渡來了青青的晴色。不，連那箭鏃似的槍岳的山峯也聳立着在呢。我正像小孩子看見了飛行機一樣實際喜得跳

起來了。

「吵，從那裏走出好了。」

年老的河童這樣說着，指着先刻的繩子。剛纔我認爲繩子的實際上是條繩梯子。

「那麼請讓我從那裏出去罷！」

「不過我要先說一句話，出去以後不要後悔喲！」

「放心，我不會後悔的。」

我這樣回答時，早已攀上了那繩梯子，一面遙望着那在下面的河童的頭的皿。

十七

我從河童國歸來後，暫時之間我們人類的皮膚的氣味使我很難受。比起我們人類來，河童實在是清潔的東西。並且在看慣了河童的我，對於我們人類的頭也就很感着不快的。這事你們或者不能了解也未可知。但是眼睛和口還沒有什麼，只鼻子這東西實在是使我妙不可言的害怕的。我自己不用說是打算無論何人都不相會的。但是我們人類不知不覺又漸漸習慣了，過了半年之後又到處走起來了，不過這裏還有一件困難的事

是當說着什麼話時常是不知不覺把河童國的話說出來了。

「你明天在家嗎？」

「Gus。」

「什麼？」

「不，我說在家呢。」

大體是這樣子的。

但是從河童國歸來後，剛好經過了一年時，我爲着某事業失敗了……

（當他這樣說着時，S博士便止住他道：「這話不必說罷！」據博士說，因爲他每次說到這話時便發生連看護人都不能止住的暴動。）

那麼這話不說罷。但爲着某事業失敗了，我便又想回河童國去了。不錯，這不是「想去」，而是「想回」。因爲當時的我簡直覺得那河童國是自己的故鄉似的啦。

我偷偷的脫出了家庭，將要坐上中央線的火車了，恰好在這裏被巡警捉了，結果被送入病院了。我才進醫院不久時，我還繼續想着河童國的事情。醫生 *Chak* 在做什麼啦？哲學者 *Mag* 也照常在那七色的玻璃的 *Lantern* 下思考着什麼也未可知。尤其是我的好友，那嘴唇腐了的學生 *Rap* 是——某個同今天一樣陰暗的午後，正沉浸在這樣追憶中的我不知不覺的快要叫喊出來了。這是因為那叫做 *Bog* 漁師的一匹河童不知何時走進來了，立在我面前連連的鞠躬着。我把自己的心鎮住了之後，——泣嗎笑嗎也記不清了。但是，總之，當我使用那好久不用的河童國的語言時，我確是非常感動的。

「啊呀，*Bog*，怎麼來的？」

「咳呀，我是來看候你的。因為聽說你病了。」

「怎麼知道呢？」

「從無線電的新聞上知道的。」

Bag 得意似的在笑着。

「雖是如此，難爲你這樣老遠的跑來了呵！」

「甚麼並不費力呢。因爲東京的河和運河，在我們河童簡直是同大路一樣呢。」
河童也和蛙一樣是水陸兩棲的動物一事，我於此纔明白了。

「但是這附近並沒有河道啦。」

「不，我到這裏來是通過自來水的鐵管來的。這以後只要把龍頭開一開……」

「把龍頭開一開？」

「老爺不記得河童也有機器店嗎？」

這以後我每隔兩三天便受着許多河童的訪問。我的病據 S 博士說是早發性癡呆症。但那醫生 Chalk (這一定很失禮了) 却說我不是早發性癡呆症的患者而 S 博士

自己却是連醫生 Chak 都來了，那學生 Rap 和哲學者 Mag 來訪是不用說的。但是除開那漁師 Bag 之外，誰都沒有在晝間來的。尤其是兩三匹河童一同來時總是在晚上——也是有月亮的晚上。我昨晚在月明之下還同玻璃公司總理 Col 和哲學者 Mag 一塊兒談話呢。並且音樂家 Craback 還給我奏了一曲梵阿林。你看，那對面几上不留着有黑百合的花束嗎？那也是昨晚 Craback 帶來做禮物送我的……

（我回頭望了，但是不用說那几上並沒有花束，甚麼都沒有。）

還有這書也是哲學者 Mag 特地拿來給我的。請你把這最初的詩讀讀看，你們是不懂河童國的語言的。那麼我代念着給你們聽罷。這是最近出版的 Tok 的全集的一冊——

（他把一冊舊電話號碼簿打開，開始大聲誦讀着這樣的詩。）

椰子的花和竹林裏面，

佛陀早已安然長眠。

還有那耶穌基督呀，

也似和路旁的無花果萎化多年。

但是我們喲也不能不休息了，

縱站在這戲劇的背景之前。

(又望到背景裏面，却只是一片破敗不堪的幕布(CANVAS)！)

但是我却不像這位詩人一樣厭世的，只要河童們能夠時常來時，——呀，這事情已

忘記了。你們還記得那曾經和我做過朋友的裁判官 Pep 罷？那河童失了職以後，竟真的發狂了。聽說現在還住在河童國的精神病院裏。我只要 S 博士准許時，我就想去看候牠一下呢……

(昭和二三一一)

一九二七，八一五歸學於伊東

譯後的語

在日本文壇有着鬼才之稱的活躍一時的新技巧派巨子芥川龍之介氏已於七月二十四日自殺了。他的作品在我國早就經魯迅君介紹過，凡是稍稍知道現代日本文壇情形的，斷沒有不知芥川氏的道理。

現在翻譯的這篇河童是芥川氏今年力作之一，登在三月號的改造雜誌上。說也奇怪，向來被稱為寡作家的芥川氏，尤其是近年因為患着強烈的神經衰弱症幾乎絕筆的芥川氏，今年忽以生龍活虎之勢，出人意外的發表了許多文字，這篇河童就是他今年最初發表而又最長的一篇。

我們從他在決定自殺之日而選從容執筆寫完「四方之人」和「文藝的啊太文藝的啊」兩文一事上看來，芥川氏或者在一年前就有了自殺的決心，故而扶病執筆，多留下一些工作給人憑弔，而滿足其藝術的慾望罷。

這篇河童也許還不能稱是芥川氏的傑作也未可知，然而借着怪異的河童的世界來解剖現代，把現代一切的黑暗和醜惡都活躍紙上，牠是怎樣富於 *humour* 的氣分啊！我覺得像這樣有力的諷刺的寓話，我國現今文壇似乎還不曾有過。

其次我覺得在這篇創作中，芥川氏對於此次的自殺，似乎已經有了不少的暗示。他寫河童時，他自己大概是在那神秘的幽冥之境徘徊的，他那時的心理大概是與死交流的罷。假如他以前沒有寫過地獄變、頭落了的故事，龍等等作品時，或者早就有人從這篇河童中預感到芥川氏此次的自殺也未可知呢！

我在三月間讀完河童後，當時就想翻譯的，但因為又忙又懶，只零零碎碎的譯下前兩節便丟了；這次避暑伊東，出乎意外的得到芥川氏自殺的噩耗，爲之悵然累日，因於海浴之暇，奮勇譯完。惟恨譯文笨拙，原文許多有趣的點，未能傳達其萬一，這是對於芥川氏和讀者非常抱歉的！

八月十六日於日本伊東海岸

蜘蛛之絲

某天，釋迦菩薩獨自在極樂的蓮池邊徘徊的走着。

池中開着的蓮花，都像玉一般的白，一種不能言說的妙香，正從那當中的金色花蕊向四周不絕的散溢。

這剛好是極樂的朝晨。

一會兒釋迦菩薩在這池邊佇立着，偶然從那遮蔽着水面的蓮葉中間，見到池底的

情景。

這極樂的蓮池下面，正當着地獄的底，所以水晶似的水透明的連貫着，三途河和針山的景色，像從眼鏡中看去一樣，清清楚楚的見着。

登時釋迦菩薩瞧見一個叫做健陀多的人和別的罪人一同在蠢動着。

這個叫做健陀多的人是一個曾經殺人放火做過種種惡事的大盜。但雖如此，記得他也曾行過一回善事。這事是：某天，這個人在深邃的樹林中走過時，看見一匹小小的蜘蛛在路旁爬着。這時健陀多趕忙提起脚要將牠踏殺，但忽然轉念一想，「不，不，這雖然微小，但也是一條命。胡亂把牠弄死，終竟是很可憐的。」於是到頭沒有踏殺，救了這匹蜘蛛。

釋迦菩薩一面看着地獄的情景，一面記起這健陀多救蜘蛛的事。於是想着，雖然僅僅是這樣一個小善的報應，但是能夠做到時，總要把他從地獄救出。幸好向旁邊一看，翡翠似的蓮葉上，剛巧有一匹極樂的蜘蛛，在吐着美麗的銀色的絲。

釋迦菩薩便輕輕的走去一下把這蜘蛛絲拿到手裏，並且把牠從那玉一樣的白蓮中間，筆直的投向那遙遠的底下去了。

二

這邊是地獄的底的血池。韃陀多在和別的罪人一塊兒浮沉着。

甚麼也不知道，到處都是漆黑的。偶然從那漆黑漆黑中覺得有朦朧的浮上水面的東西，那就是那可怕的針山的針的光芒。所以這淒慘真是不能言說的。這上面四圍返逼着一種像墳墓裏面一樣的死寂，就偶然聽見有甚麼聲響，那也只不過是罪人們的微弱的嘆息。

這是因為降落到這裏來的那樣人，已經受盡了地獄的種種責苦，疲乏得連哭泣的力量都沒有了。

因此怪不得就是大盜的韃陀多，也只好咽着血池的血，完全像快要死去的蛙一樣在悶燥着。

但是某時，韃陀多無意中抬起頭，眺望着血池的天空，那淒涼的黑暗中，不是有一縷銀色的蜘蛛的絲，完全像怕人看見似的，閃着一線細微的光，從老遠的天旁，裊裊的垂到自己的頭上嗎？

韃陀多「看見這個就自然而然的拍着手歡喜起來。若是抓緊着這條絲，無止境的昇上去，一定可以脫出地獄，那是不會錯的。

不，若是弄得好時，也許還能夠昇到極樂去呢。這樣一來，那麼被拋上針山去的事也沒有了，被沉到血池去的事也沒有了。

這樣一想，韃陀多便趕快把兩手緊握着蜘蛛絲，拚命向上向上的，開始一把一把的昇着。

本來是大盜，對於這樣事，自然從小就習慣了的。

但是地獄和極樂之間，原就不知隔離着幾萬里，所以無論怎樣焦急着，也不能容易登上去。稍稍纒昇了一會後，韃陀多到底疲勞了，要再向上面昇一把也不能夠了。

於是沒有法子，只好暫時在這裏休息一休息，在絲的中途飄蕩着，望着遙遠的下面。拚命上昇的結果，到剛纔止，自己以前住的血池，現在已不知何時在黑暗的底下隱去了。並且那朦朧的閃光的可怕的針山也在腳底下了。如果是這樣上昇着，也許能夠從地獄脫出，沒有甚麼意外也未可知。

韃陀多兩手握著蜘蛛絲，發出了從來到地獄起，多年沒有發過的聲音，「好了好了」的笑着。

但是不料再一注意時，蜘蛛絲下面不是有無數的罪人們接連着自己後面，完全像螞蟻的行列一般，也一心向上向上的攀上來了嗎？

韃陀多一看見這個就又驚又懼，暫時像呆子似的張大着口，只有眼睛在動着。

連繞着自己一個人都像要斷了似的這條微細的蜘蛛絲，怎麼能夠禁得那樣多人的重量呢？

若是萬一在中途折斷了，特特上到這裏來的緊要的自己，也不能不回落到地獄去。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那真是了不得！

但是，這樣說時，成千成萬的罪人們，正從漆黑的血池的底上，接連接連的上昇着，細的發光的蜘蛛絲上，已經集成一列了，還汲汲孜孜的上來着。現在的情形如果不那麼樣做，蜘蛛絲一定要從正中間折做兩段，落下去完結。

於是韃陀多用大聲叫喊着。

「喂，罪人們！這蜘蛛絲是我的。你們究竟得了誰的許可上來的？下去！下去！下去！」

是這一刹那。

到現在止沒有發生過甚麼危險的蜘蛛絲，忽然「布」的一聲，從韃陀多飄蕩着的那地方起斷落了。

因此韃陀多也不得了。連叫喊的時間都沒有，正像被風捲着的陀螺一般，咕嚕咕嚕的旋轉着，看着看着一直落到那暗黑的底下去了。

以後只有極樂的蜘蛛絲閃爍的閃着微光。在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子的天空的中途短短的垂着在。

三

釋迦菩薩在極樂的蓮池邊立着，靜靜的把這事從頭到尾的看，但一會看到毘陀多像石頭似的向血池底下沉去時，就現着悲憫的顏色，又開始徘徊的走着。

毘陀多的無慈悲的心，僅僅只想把自己從地獄脫出，因此便受到相當處罰，又墮落到原先的地獄去了。這事從釋迦菩薩的眼光看來，一定覺得陋劣可驚罷！

但是極樂的蓮池的蓮，對於這事一點也不管。

那玉一樣的花，正在釋迦菩薩的足邊搖搖的顫動着花萼。

這時一種不能言說的妙香，正從那當中的金色的花蕊向四周不絕的散溢。
極樂也已經將近正午了。

一九五，一九二七，譯於東京。

附

錄

芥川龍之介氏與河童

——永見德太郎著

沒有什麼理由，而我是喜歡着河童的。

在現代，會畫河童的圖的有兩人。其一人爲芥川龍之介氏，另一人是小川芋錢氏。芥川氏所畫的河童，筆力強勁，河童的骨格緊張着，現出如果去捕捉牠，那關節便會發出乾

脆的聲音而折斷似的樣子。那爛爛的赫然的大眼的光，把景（光帶）盡情的表現出了。芋錢氏的河童是在池沼中棲息着而對於食物不感缺乏，圓圓的肥胖的現着幽默（humour）氣分的居多。芥川氏的外行人的畫，與芋錢氏的專門的畫，在這地方把兩者的趣味各自不同的表現着，這不能不引爲快事。

芥川氏再遊長崎之時……大正十一年五月的事。

從着我的請求，芥川氏把筆在硯中浸染着，一線一線的，在開始畫河童之圖。他像從事創作時一樣的神志凝着，放下筆，撕了一張又撕一張，撕到第三張時，

「已經疲倦了……明天畫罷。」這樣說着，把筆投下了。他把平時愛吸的金蝙蝠牌的香煙一團一團的吹吐着……過了一會，這次便拿着短尺，這樣寫着兩句短歌。

對坐着呀，永見夏汀的手的豐腴。

(註)永見夏汀即本文作者永見德太郎君，夏汀是他的別號。

杜鵑鳥啄着山桑。空中的朝霞呀。

(註)此句詠天破曉時的野景，原文含兩意，茲譯其一。

以後，芥川氏再握着畫筆畫自畫像，但是又把紙扯破用手搓成了丸子。

「我自己把我的臉照着鏡子看時，完全是異樣的東西呢，呵，有一種獸的感覺罷。」
回顧着在旁邊磨墨的我的妻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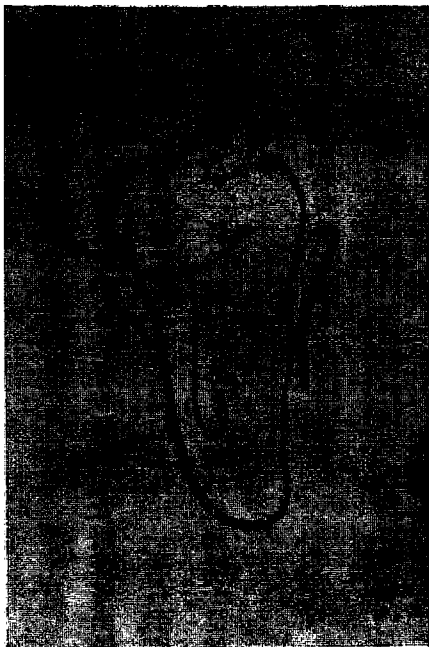
「這大概就是河童罷。」聽見我這樣的話時，便發出稀有的「啊哈哈」的大笑了。聽見他這樣大笑的聲音，前前後後只有這一次。

「那麼，畫畫芥川氏的像看罷？」

「有趣，我就做着 model 啦。」

我的手一動，芥川龍之介的臉孔便在紙上出現了。

「永見君是把我的臉看得很準的啊。那麼來一個讚罷。」
賣給蘭館的瓢啊！



兩人的合作，成了我的一件重要的祕藏品。

第二天下午，芥川氏很急的走來，

「請把大筆和中國墨借給我好嗎？」

因為他這樣說着，我想大概是把昨日約好的河童用大幅畫起來罷，於是連紙都附着給他，這是芥川氏的一種習慣，他用左手把長髮向上抹了一抹，右手便搶着中國墨和大筆，緊緊的抱在懷中，像脫兔一般的跑出戶外了。實在的，他那樣子是像脫兔一般的。

芥川氏後來終於沒有把河童之圖留下便歸京了。

八月的盛暑之日，丸山的遊廓（妓女聚居的地方稱廓）也有強烈的太陽照耀着，

不知何處練習三絃的聲音在朋朋的響着。我才走下了小島的坡，便忽然下起驟雨來了。跑下了石段，這地方便是丸山的名妓照菊君的住所，因為避雨起見跳了進去，通過客廳時，這使我吃驚了。兩面的銀屏風燦然的光耀着，把那周圍的三絃和鏡臺的豔麗的調子打毀了似的，一幅筆力雄大的水虎晚歸之圖顯赫的立着。

中國墨和大筆，原來是在這家人家工作過的。

「在長崎的街上，有很漂亮的藝妓住着呢。」

「那個藝妓漂亮呀？」

「照菊啊。完全是堂堂的高尚的藝妓呢。就到東京去也是沒有愧色的女人啲。」不知何時芥川氏說過的話，忽然記憶起來了。

不錯，芥川氏的眼睛是高的。……對於他在不知何時之間賞識了藝妓，在不知何時之間畫了銀屏風，芥川氏的敏捷的手腕，除掉敬服之外，沒有別的話可說。

在芥川氏的繪畫中，照菊君所藏的這幅屏風，恐怕是第一的大作，第一的力作了罷。一想到豔色無雙的藝妓照菊君與河童之圖，音從氏口中吐出來的調侃與諧謔似的對照 (Contrast)，我我不禁漏出微微的苦笑了。

這年的秋天，長崎的例年中第一事的諏訪大祭快到的時候，長崎美術協會展覽會開會的日子也迫來了，我又是非有些什麼出品不行的義務的。

忙碌的我，實在沒有從事繪畫的餘裕。話雖如此，卻還在想着畫點什麼好呢？到炮術家高島秋飢先生的遺屋去的回來的路上，走過前回遇着驟雨的坡道時，看着那正在毀壞的土牆很覺有趣，於是把這土牆寫生 (Sketch) 了，試畫在大的奉書紙 (譯者註：這是日本最優等的紙) 上，因為沒有別的畫好的畫，於是就把這個做了應急的出品。但是這畫中不知何處總有一種寂寞的漫然的調子，為要在那牆上添一點亂塗的東西起見，便畫上了相合傘 (譯者註：兩人共打一把傘之謂) 並在傘的右邊寫着龍之介，傘的左

邊寫着「若」（年輕之意）。「若」就是藝妓照菊的本名。

我自己方以為什麼人都不知道，而走到展覽會場一看時，在這畫的前面卻聚着一大堆觀衆，誰都在想要知道龍之介和「若」的究竟，

我爲着使芥川氏知道這事起見，這晚上寫了一信給他。我邊寫邊這樣想：芥川氏一定會吃驚罷！他或者會記起沒有給我畫好河童之圖而爲愛妓畫了的事罷？

在長崎的新聞上，這畫成了問題，而用大號字登載着龍之介和「若」的底細，

「連東京都能知道的嗎？」我是這樣想着的。不多時之後，知道了這記事做成了長文，連同相合傘的畫一塊在東京的某新聞上登出了時，我便寫着這樣的信：

在相合傘的一件事上，我知道是你輸了的。我所以如此，也是想要你想起河童之圖沒有踐約的事……云云。

我鬼大人（譯者註，芥川嘗自稱我鬼生）都把這使世人震驚而大感困惑的相合

舉一事等閒置之。

本來龍之介和「若」並沒有何等戀愛的關係的，不過芥川氏無心的賞識着這妓女，因此完全是出於我的筆頭的惡戲，稍稍過分的惡戲，到後來，這事成了傳聞那樣的利害時，我便覺得很對芥川不起而為難起來了。照菊不過是芥川氏所作基利西特和羅上人和阿富的貞操等愛讀者而已。

某天，我坐着車子從「中通」走過時，在某小傢具店的店頭，看見有河童的圖。下了車，向這店裏的主人，尋問這畫的出處時。

「這河童嗎？這是寄售品呢……這是在上海的人的東西呢。」

「是甚麼人畫的呢？」特意問着試試看，主人便把腦袋搔了又搔。

「說是甚麼……一個名字很生僻的文士呢……唉，唉，」在頻頻的想要從記憶中

把氏的名字喊起。

「芥川龍之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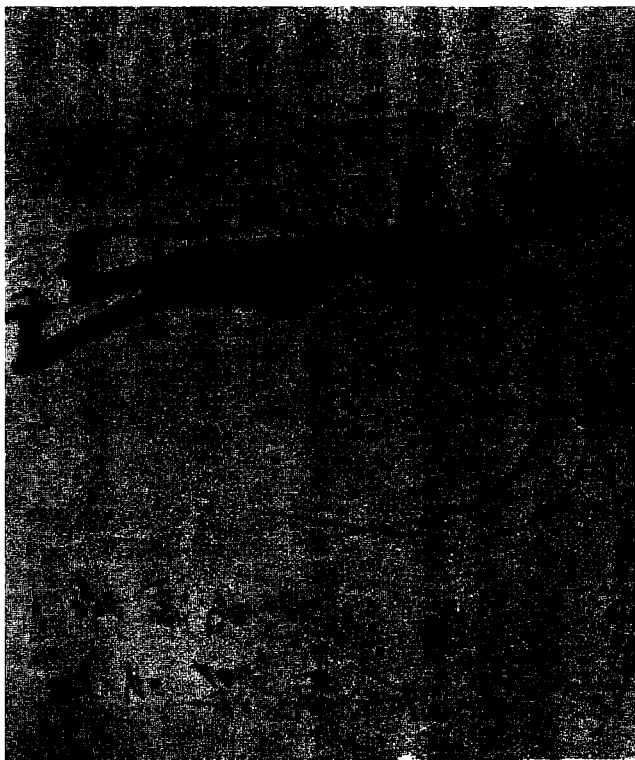
「是是，是這樣的名字。很妙的畫罷。」

「這個要賣多少錢呢？」

「二十圓好嗎？」

這是在這四五天前的事情。芥川氏被強盜搶去了二十圓的記事，從新聞上看到了，這二十圓在我好像有一種奇怪的因緣似的。

畫是裱裝成了橫的掛物的，而那黑色燦然的，用力畫出來的河童上面，題着水虎晚歸之圖，這畫是氏的惟一特長之畫是一點不錯的，不過那署名寫着我鬼醉墨一事，卻打動了我的好奇心了。



芥川氏和我有過多少次在一塊吃飯呢？總不止十回二十回的。每次吃飯的時候，我的一份是和芥川氏的一份緊接着吃的，正像戀人一樣……因為我是會吃會喝的牛飲馬食之徒，所以當芥川氏慢慢的一樣一樣的品味着的時候，我便不聲不響的連他的一份都吃到了。在東京時，常常在氏的近處自笑軒會食。

「真會吃啦！」

「真不會吃啦！」

兩人甚至是這樣說着而相視的笑了。

芥川氏對於食物是注意着的，鰻魚等那味美的油濃的皮是絕對不食的。酒呢，也只是間或用酒杯接着少許的，對於這樣的人署款爲我鬼醉墨一事，實際能不感到驚異嗎？

幾年之後，說到了這用二十圓買來的畫時——

「啊，那是在上海六三亭畫的呢。」

「這回又是上海的相合傘嗎？」

「夠了，夠了，相合傘真使人大大爲難着呢！」

「又還畫着畫來戲弄嗎？」

兩人的交情上添加着非常親密的成分，說話上也毫無隔閡了。

在前年的冬天，我曾去探過隔了好久沒去的田端的澄江堂。那天天氣冷得很利害，兩人烘着火，長談着。

我說出了要轉居到東京的事情。

芥川氏便說：「我卻是想隱居到鄉下去……但你如果想搬離長崎，便早些決行的好，你來了便可熱鬧起來罷。」

我在去年的春間便抱着做東京人的決心，和家族一同在瀧野川建立起家來了。

這時把氏所久已垂涎着的鐵翁遺愛的硯，作為上京紀念贈送給他了。

芥川的臉上，漲着欣喜的顏色。

氏的長崎目錄裏面是這樣寫着：

五月十七日

在夏汀家觀竹田逸雲、梧門鐵翁、熊斐仙、桂等日本畫家，江稼圃、沈南蘋、宋紫石、胡公壽等支那畫家的畫。竹田是丸山的獵豔者。從這畫上，可以想見當年的廓似乎存着很多的野趣。夏汀又藏着鐵翁的硯。原來是竹田贈的。石薄而翹曲着的樣子，覺得是很風雅的。我雖然很想要，但夏汀更沒有相讓的意思。

氏是如此的想着這塊硯的。

去年秋天芥川氏因爲轉地（譯者註：因爲有病等事，暫時到外面旅居之謂。）到鶴沼了，約我去訪問，但我正急着風邪大熱，不能去。

從瀧野川搬到現在的住所西荻窪後的我，因爲事忙和隔得太遠的緣故，好久沒有逢見芥川氏了。今年春間去看氏時，時不湊巧，遇着他外出的時候。

最近我出版了的畫集南蠻屏風，我想一定會蒙芥川氏欣喜的，正打算在氏的方便的時候，拿着到他家裏去，不知是十四還是十五呢，現在記不明瞭了，我正在寫着什麼的原稿時，忽然接着這樣的一通電報：「即來，芥川。」於是我即刻丟下筆往田端去了。

在樓上的房子裏，「隔了一年了呢！」

「真隔了很久了啦！」

「聽說近來很忙啦！」

「唉，托福……你也著作得很多啦。」

兩人是這樣對談着。

去年逢見時的芥川氏是把那長髮剪短着的，但是現在這髮卻長得很長了，我心想：「芥川氏是要頭髮長的時候才像芥川氏呢。」

氏叫夫人拿出許多條幅給我，看這些東西是中國畫，俳畫，字等。

「把你所愛的送給你罷。」

「真的嗎？」

「唔，請不要客氣罷。」

「那麼，把這沈默的中國畫給我不要緊的嗎？」

「請罷……」

我覺得沈默的花鳥像沈南蘋的畫風，但卻是比南蘋還更沉着的寫生。

「今天很想寫大字呢。」

「正好，多久就想要請你寫點什麼東西呢。」

「……那麼，到小穴家裏去借着他的筆寫罷。」

「那嗎就去罷。」

「還有一樣……想要給你的東西……」

「甚麼？」

對夫人：「給我把河童的原稿拿來。」

芥川氏的原稿，我是曾經受惠過許多的，所以對於把河童的原稿給我一事，是比甚麼都快樂的。我說着「謝謝」便接着受領了。

走出芥川氏的家，小穴隆一氏的家即在近邊。

在路上，「永見君是比我大兩歲啦。」

「芥川氏是三十六嗎？」

「我是三十六，你是三十八。你因為天空海闊的原故，所以年輕……實在的，你是天空海闊的呢。」

「鬱鬱的想着是不行的啊。」

畫家小穴隆一氏還是震災前在鎌倉會見的，闊別很久了。

芥川氏在中國紙前面坐着。

「像是要畫永見君的肖像呢。」

「震災前，在鎌倉的平野家，用油畫畫的我的肖像怎麼樣了呢？」

「丟在什麼地方去了罷，沒有了呢。」

「那麼，請把我畫起來罷。」

芥川氏默默的給我寫了兩張字，畫了一張畫。

秋日呀，竹的實垂在垣外。

唉唉，旅人的心，何時才得休止呢。「一看牆頭，棣棠花的枝葉蓬蓬的蔭蓋着。」
這畫就是我喜歡的河童之圖。

看着蒲的穗被風吹動，蓮花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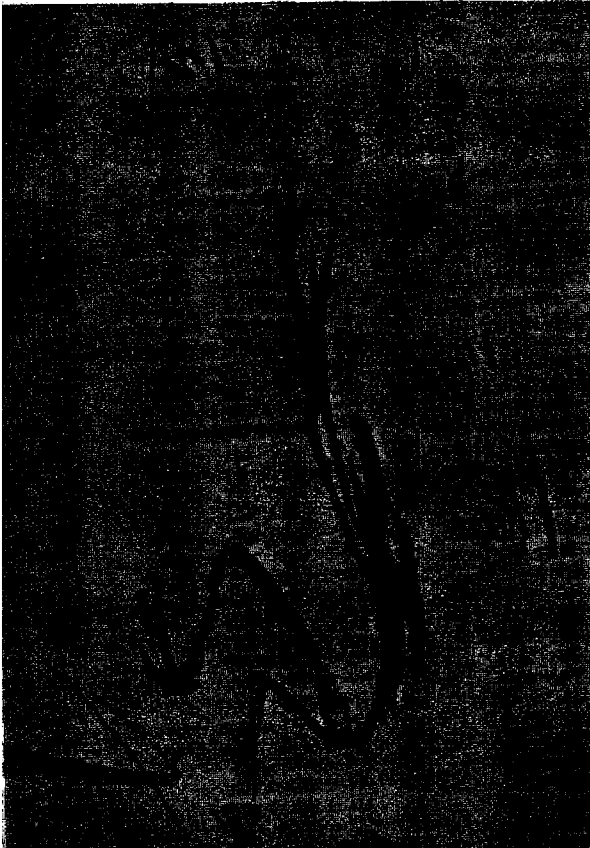
河童比以前的形狀很不相同，像芥川氏的身體似的，越發變得細長了。

「因為等着你來，遲兩三天到鶴沼去呢。」

「我也去玩玩罷。」

走出小穴氏的家分別的時候，我是這樣說着，但他甚麼也沒有回答。

芥川龍之介之死……從二十五日的新聞上知道時的我的驚愕……那時，就是永久的離別嗎……叫我去而……眼淚無止境的流下了……這天無論那家新聞，三面上都充滿着芥川氏的死的悲哀的記事。而無線電欄卻登載着這夜放送的我的肖像。



「芥川和我是怎樣的一種緣分啊！同日的新聞上登載着兩人的照片等事是……。」
跑到芥川氏家裏時，正有許多咽着眼淚的人聚集在那裏。

告別式的翌日，到芥川氏家裏去訪問時，夫人是這樣說：

「把河童的原稿送給你的時候，甚麼都不說的不豫的眼色，你沒有覺得嗎？」

芥川龍之介氏……河童……這逸話以及紀念品，現在一切都成了淚的紀念了。

我靜靜的端坐着，爲的追悼在世的氏起見，把許多從氏贈給我的東西取出時，妻便說「我也有蒙他畫的東西呢。」把女人用的扇子拿出了，打開一看，與我鬼醉墨一畫相較，畫的大小雖有不同，但畫卻是不差絲毫的水虎晚歸之圖。

